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七

鄱陽馬端臨貴與

文莊公

王禮考

山陵

葬禮

南郊請謚

請謚於南郊先是太常寺已依舊制謚於尚書省侍從臺諫兩省  
官監察御史以上赴尚書省集議即官以上皆謚考功擬謚詔恭依  
論統既定翰林學士撰謚議謚定葬太博士謚議擬進內次  
日奉皇帝命上謚冊寶于靈座

在起南郊意人衣麻其服行等  
語權置謚以上宗廟位於中  
太常寺分文或百餘人謚子  
大官令詣位或之前得位  
得位士次得位士次得位  
謚議官之得位士次得位



皇后謚寶會垂簾者用玉不會垂簾者用木  
註前一日上謚冊寶太傅等官並常服  
常寺贊引祔應人禮部職掌及儀衛司等官並於殿門外隨地排  
立以俟進請謚冊寶內侍官請謚冊寶次引奉謚冊官奉謚  
寶於內侍處受冊寶於殿門上懸次禮直官贊者引太  
傅以下詣殿門下隨地立班再拜訖禮直官贊者權退側身立俟有司  
奉迎儀衛進行太傅以下從至恆次權安奉訖太傅以下退歸本司  
宿齋其日文武百僚入詣幕次有司設權置冊寶褥位於殿下東向  
次奉謚冊寶入太傅以下行禮官並後從至殿階下東向權置位冊  
北寶南太傅以下權退歸幕次俟有司排辦畢備御史臺閣門太常  
寺分引文武百僚詣殿東裏外隨地之宜立班定次禮直官引讀冊  
中書令讀寶侍中詣冊寶之後褥位立次引舉寶官於讀冊中書令  
讀寶侍中之後立次引奉謚冊寶官詣冊寶按之南東向立次引奉

上謚冊寶太傅詣殿下褥位西向立定禮直官贊太傅躬拜在位官  
皆再拜訖次引太傅升殿詣香案前措笏三上香跪一酌茶二奠酒  
執笏俛伏興再拜訖降階復位少立次再引太傅詣殿下褥位北向  
俛伏跪奏稱太傅臣某言奉詔謹奉上帝行皇帝謚冊寶奏訖俛伏  
興退復位奉謚冊官詣冊案前凡舉冊寶皆禮部職掌助舉職掌先捧冊案於褥位北向  
次奉謚冊官措笏奉謚冊以引太傅詣冊案之後措笏興少退稍西  
褥位東向立舉冊官於褥位南向立次引奉冊中書令措笏跪讀冊訖執笏興  
後北向立舉冊官於褥位北向立次引奉冊中書令措笏跪讀冊訖執笏興  
降復位舉冊官於褥位南向立次引奉冊中書令措笏跪讀冊訖執笏興  
定舉冊官於褥位南向立次引奉冊中書令措笏跪讀冊訖執笏興  
冊將畢次引奉冊中書令措笏跪讀冊訖執笏興  
捧寶案升詣殿上凡舉冊寶皆禮部職掌助舉職掌先捧寶案於殿上  
捧寶案升詣殿上

次引太傅降階... 受訖奉盤... 向跪奠寶... 執笏與少... 舉寶次請... 寶皿與職... 案上舉寶... 太傅躬拜... 名班首出... 交割權行... 謚冊寶輦... 十二人人... 儀衛皇城... 執事二十... 一人負一... 人儀衛皇... 城司執事... 二十人人... 負一人... 前司皇城... 司

啓攢

前三日奏告天地 宗廟社稷宮觀其日俟總護使先差執政行啓

擗禮畢奏還 梓宮還殿安奉訖行事陪位官並服初喪服內不魯

者常服就位立班 皇帝服初喪之服詣帳即御座簾降引太常卿

當幄前跪奏請 皇帝行啓擗樂奠之禮樂前導官導皇帝出幄

詣殿上褥位西向立奏請拜 皇帝再拜舉哭在位官皆再拜舉哭

前導 皇帝詣香案前北向立奏請 皇帝三上香跪內侍進茶酒

奏請 皇帝酌茶三奠酒俛伏哭奏請少立讀訖凡凡訖奏請哭再拜

皇帝哭再拜在位官皆哭再拜前導 皇帝三上香跪內侍進茶酒

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 皇帝三上香跪內侍進茶酒

官奉慰如上儀司是百餘人服衣黃帶朝服 二十人功服至發引

奉辭 靈駕駕馬房常服黃帶朝服 二十人功服至發引

三日府差... 橋道頭... 差先

紹熙元年四月二十九日... 題冊寶監... 昇輦及引...

府監進龍... 元宮饗官... 甲軍一百人...

代主管禁衛... 歌依例係... 先就貢院...

先就貢院... 警場合用... 警場一十六人...

警場一十六人... 鼓吹合用... 鼓吹一十六人...

鼓吹一十六人... 警場一十六人... 警場一十六人...

警場一十六人... 鼓吹一十六人... 鼓吹一十六人...

五十五

十貫文省於臨安府送納令本府排辦候事如有支不盡錢繳納左  
藏庫從之元行皇后十一月十四日詔靈駕發引其排立禁衛諸班  
直親從等子并殿前司經殿經由道路坊巷官兵折食錢依 淳熙  
十五年例令戶部日下特與信支

### 啓奠

有司設牙牀牲牢禮饌太傅宰執總護使皇親侍 中前導官及應  
陪位官外餘文武官並免立班徑赴城外候 靈駕奉辭合行事陪  
位官就位立班 皇帝服縗至御幄即座侍衛之官各 簾降太史局  
報時前三刻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 皇帝行啓奠之禮簾捲前導  
官導 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西向立奏請拜舉哭 皇帝再拜舉  
哭在位官皆再拜舉哭內侍官奉盤匝帨巾酒爵以進奏請去杖盥  
手帨手洗爵拭爵前導官導 皇帝詣 靈座前太傅後從凡升降  
遣奠禮皆奏請跪三上香進幣爵酒官西向跪進幣次進爵酒奏請

受幣奠幣執爵三祭酒奠爵俛伏興奏請執杖少立哭止讀文訖奏  
請哭再拜 皇帝哭再拜在位者皆哭再拜前導官導 皇帝還褥  
位西向立奏請拜 靈駕少駐俟權置定輦官等並權退如有皇太  
后即服縗服先詣梓宮前舉哭行燒香禮俟皇太后燒香禮畢然後  
有司設牙牀行啓奠禮有皇太子同太傅等官立班

### 祖奠

俟啓奠既徹後有司設牙牀禮饌應行事陪位官詣殿下北向立太  
常卿當幄前跪奏請 皇帝行祖奠之禮簾捲前導官導 皇帝出  
幄詣殿上西向褥位立奏請拜舉哭行禮並如舉奠之儀訖前導

皇帝於稍東褥位西向立太傅宰執前導官與總護使司官爲權退次

引皇親南宮於殿下稍東有皇太子則引皇太子升殿詣 皇帝

褥位之東西向立總護使升殿於皇太子之後西向立禮直官引侍

中奏請 靈駕進發如行啓奠之禮少府監 輦官等升捧梓宮太傅

持節導梓宮進發降殿太常少卿帥節妻者分左右障梓宮初梓宮降殿 靈駕前奏請 梓宮升龍輿將作監捧梓宮登龍輿挽士奉引至門外侍中奏請 靈駕權駐升大昇輦 皇帝歸幄簾降陪位少退前導官立於御幄前如有皇太后即詣梓宮前舉哭行燒香禮奉辭還宮

遣奠

俟少傳率梓宮官後將奉 梓宮升大昇輦訖有司設哀冊牙牀牲牢禮饌次引讀冊舉冊官進幣爵酒官各隨地之宜立酌酒官於酒尊之後方陪位官皆立如祖奠之儀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 皇帝行遣奠之儀簾捲前導官導 皇帝出幄詣大昇輦之前褥位立奏請拜舉哭盥手悅手洗爵拭爵上香進幣爵酒受幣奠幣執爵三祭酒奠爵俛伏興皆如啓奠之儀奏請執杖少立哭止讀哀冊官跪讀哀冊訖奏請哭拜如上儀 皇帝權歸幄次禮直官引侍中奏請

靈駕進發有司率僧道儀衛法物等前引 靈駕前導官導 皇帝出幄舉哭執絲繩俟大昇輦進發內侍官割繩前導官導 皇帝歸幄哭止簾降前導官退 皇帝釋綴服服折上巾白袍黑銀帶以俟還內管及應奉官就大昇輦前奉辭易常服黑帶從 駕總護使頻遞使都大主營官於 皇帝幃次朝辭餘行事官免又其餘文武百官城外奉辭 靈駕訖進名奉慰紹興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太常寺言明德皇后故事行遣奠禮讀哀冊本詳訖 皇帝去服還內綴服並奠之 係太 大皇太后發引日檢會故事

大行皇后啓攢發引

皇帝服忌口之服黑鞋屨帶絲鞋三行祭奠燒香之禮致飲陪位立班臣僚並吉服入易帶立班於柩後行禮時一匹而止自餘發引前夜祭告并啓奠祖奠遣奠行禮皆之官禮王總護使及會葬從梓宮臣僚並服初喪之服至攢 易常服退所有綴服候禮畢殿前發引 易常服退所有

梓宮發引升龍舉至和寧門降龍輅於大壽舉一皇帝親行遣奠之禮讀哀冊皇帝及梓宮進發百官皆立於殿前皇帝去辭於城外訖赴後殿

門外進名奉慰親王宗室本宅親屬並隨行

慶元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延和殿宴三進呈 太行皇后發引訖

免臣僚路祭 上曰此乃文具不得止奉辭足矣十二月二日詔

太行皇后梓宮將來發引可出麗正門不復門又詔梓宮發引攝侍中

奉梓宮升降進發權駐差吏部侍郎及士實攝太傅持節導梓宮監

掩攢宮差總護使吳環攝太傅帥奉梓宮官奉升大昇輦又引梓宮

并攝少保差太常少卿俞豐係恭淑皇后故事餘做此

掩攢

掩攢并神主祔廟用虞主一神主一大匱二小匱二腰輿二汲水鐵

浴桶二全索矮香案二紫羅衣白羅拭巾二長八尺尺筆硯墨一副白羅

巾二各長八尺小尺皇視藉神主虞主紫羅褥子二浴斛跌座二

子曲几二衣子油綸帕二各三單匱羅夾帕二各三幅人行皇帝用

并祔室法物等並先下文思院製造攢宮內安設用黹三疋纁二疋

下左藏庫支供贈玉一段盛黹纁贈玉匣牀及帕監掩攢宮差攝太

選堪好物帛御史復土九鍾差攝太保以侍其日俟大昇輿詣宮侍中詣大昇輿

前俛伏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靈駕降輿升龍輅詣獻殿奏訖俛伏

興有司捧梓宮升龍輅入詣獻殿上訖俟掩攢日時前行遷奠禮有

司於梓宮前陳設祭器實設禮料畢先引陪位官並立定次引奉禮

即已下入就位立定次行禮總護使詣梓宮前立贊者曰躬拜總

護使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舉奠次引奉禮即太祝太官令各人就位

立定次引行禮總護使詣盟位盟于瓶于匱執爵請酒尊所跪執

爵俟太官令酌酒訖興詣梓宮階上香奉香以奉幣行禮總護使再

拜舉奠在位官皆興奠奠奠復位又再拜在位官再拜訖哭止次

引總護使詣望瘞位立去禮即太祝太官令重行立定有司瘞祝幣

訖退俟掩贊時至引行中諸贊官前化伏若有司齊遷侍中臣某言  
請靈駕赴攢宮奏訖俛伏更有司齊遷侍中臣某言  
權退俟梓宮進皇堂訖次引神主監攝贊宮大傳監察御史並監掩贊  
宮次引少保復土九鎊俟掩贊官將畢內謁者浴虞主訖以羅巾拭  
訖引內謁者詣攢宮俛伏跪奏稱內謁者臣某言請神靈上虞主奏  
訖俛伏與扶持夾侍啓匱覆訖捧腰輿內侍捧遷虞主升腰輿至獻  
殿上南向權置定次引內謁者謁虞主腰輿前俛伏跪奏稱內謁者  
臣某言請虞主降輿升座內侍捧虞主即坐訖權退俟掩贊官訖  
次詣虞主前行虞祭禮是日百官進名奉慰總護使率應在攢宮官  
奏表奏慰淳熙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右丞相周必大等言檢點故事  
立虞祔廟總護使所以經赴行在後來顯仁皇后掩贊誤用交祀今  
來神主在途事休不同臣等欲參酌典故導從渡江餘行事官自依  
已降指揮  
先回從之

虞主神主

紹興七年閏十月二十五日朱震充題神主虞主官按後漢禮儀志  
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又按杜佑通典載儀註虞祭之禮止言太祝  
捧玉匱置於座啓匱於前捧出神主不言題謚祠廟之禮則曰享前  
一曰質明太祝以香湯浴栗主拭以羅巾題栗主官盥洗捧栗主就  
樽題神主墨書訖以光漆重模之則是唐制唯題宋主亦不題虞主  
也宋朝仁宗皇帝上僖呂夏卿奏請虞主不題謚詔兩制及待制  
以上官與禮官會議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奏今如夏卿所奏從之  
今欲乞依漢唐及仁宗山陵故事虞主更不題謚俟祠廟前期一  
日恭依敕命書題神主詔恭祿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太常寺又  
言顯仁皇后將來掩贊禮儀志虞主禮儀志贊官禮儀志行第一虞  
其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禮儀志在路會禮儀志正卿行禮其第六  
虞在京日係在瓊林苑禮儀志行禮禮畢迎虞主  
入慈寧宮奉安皇帝禮儀志行

安神之禮其第七第八第九等後其禮皆在百官陪位或差有則百官便不陪位詔恭懷三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太常少卿王普言謹按

通典神主之制有正者其而室牙牀各設跌座而上蓋從上而下

與齊今太廟祖宗帝后神主之於室牙牀各設跌座而然祭享遷奉之時唯置神主在中不免歌側動搖有非嚴奉

豈渡江之後失其舊制邪者恭文顯德仁孝皇帝神主虞主之匱

欲依通典並造底蓋仍乞添造祖宗帝后神主匱底庶得合於禮制

兼亦便於遷奉詔依

第一虞至第六虞祭

太常卿既行掩攢宮之禮並如遷奠之儀惟不用陪位官掩攢之後總護便以下並易常服黑帶

奉迎虞主

依例用細仗五百人太常鼓吹一百三十人下兵部太常寺差撥山陵等使並隨還京文武百僚合出城奉迎虞主官並常服黑帶其日

威儀僧道儀衛親從等並詣權安虞主帷次前排立禮直官引禮儀

使升詣虞主香案前搢笏上香再上香三下香執笏降復位再拜在

位官皆再拜訖次引禮儀使都大主管主官以下詣虞主帷前搢

立班定禮直官揖躬拜禮儀使拜在位官皆再拜次引禮儀使升詣

虞主香案前搢笏三上香執笏降復位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

禮儀使都大主管官升詣殿帷分定禮直官引內謁者詣虞主腰

輿前俛伏跪奏稱內謁者臣某言請虞主進行奏訖俟虞主進行至

宮門外禮儀使以下並導以行奉迎禮

外虞主將至皇帝自內行禮儀

鄉於帷前後虞主行禮儀

當帷前俛伏跪奏稱內謁者臣某言請虞主進行奏訖俟虞主進行至

奏訖俛伏跪奏稱內謁者臣某言請虞主進行奏訖俟虞主進行至

升殿至殿上行禮儀

殿門內奉迎虞主

少立次引內謁

者

者

者詣虞主腰與前導官導皇帝升座權  
安奉奏訖俛伏興退內侍扶侍皇帝升座權  
退前導官導皇帝詣殿下西向立內侍啓虞主  
導皇帝升殿詣虞主香案前跪三上香又奏請  
皇帝再拜訖前導官導皇帝升座權  
虞主訖前導官導皇帝詣殿下西向立內侍啓虞主  
帷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禮畢奏訖俛伏興前導官導皇帝  
還內百官進名奉慰次宗正卿以酒脯行安神禮如有太皇太后皇  
太后俟內侍奉虞主升座後前導官導皇帝權歸御幄次提舉官奏  
請太皇太后皇太后詣虞主前北向立內侍官啓曰于後以羅巾覆  
之訖少退太皇太后皇太后行安神燒香禮如宮中之儀訖退海熙  
十五年二月宰執進呈虞主祭乃吉禮合用靴袍上曰只用布折上  
巾黑帶布袍可也

第七至第九虞祭

並皇帝親行禮間日而祭

臺閣門太常寺先引文武

讀文官詣殿上東向立進幣

酒罇之後北向立定次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詣幄前立定皇

帝入御幄簾降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稱太

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虞祭之禮奏訖俛伏興退復位簾捲前導官

導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西向立內侍啓虞主匱于後以羅巾覆之

訖奏請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以內侍進盤匱沃內侍奏請皇帝

悅手內侍進爵又奏請皇帝拭爵內侍進巾又奏請皇帝拭爵訖前

導官導皇帝詣虞主前奏請皇帝跪三上香進幣爵酒官擗笏跪先

進幣次進爵酒又奏請皇帝受幣奠執爵三祭酒干茅首奠爵訖俛

伏興又奏請少立讀祝文官擗笏跪讀祝文訖奏請拜皇帝再拜在

位官皆再拜前導官<sub>皇</sub>帝還禔位西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  
官皆再拜訖內侍啓<sub>虞</sub>主巾捲匱覆<sub>虞</sub>主訖前導官前導皇帝歸御  
幄簾降禮直官太常博士次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  
臣某言禮畢訖俛伏興退復位前導官退陪位行事官以次退文武  
百僚進名奉慰第八第九虞並如上儀第七第八第九虞祭禮例間  
二日皇帝親行卒哭之禮如太史局所選禔廟日辰稍遠  
則合三日一虞九日行九虞禮畢以禔廟前二日卒哭

太行皇后掩殯後行禮

行第一虞虞主將回行第二虞禮畢奉迎几筵殿安奉皇帝行安神  
燒香禮如宮中之儀畢次行第三虞第四虞第五虞第六虞第七虞  
第八虞第九虞並係太常卿行  
祭禮畢次行卒哭祭次迎奉禔廟

卒哭

其日有司設牙牀牲牢禮饌行事陪位官就位立班皇帝御幄簾降  
次引皇太子宰執從駕官立班<sub>前</sub>跪奏請皇帝行卒哭之

祭簾捲前導皇帝出幄詣殿上禔位西向立內侍啓<sub>虞</sub>主匱于後以

白羅巾覆之皇太后虞主  
覆以青羅巾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內侍奉

盤匱悅手巾酒爵以進奏請皇帝盥手悅手洗爵拭爵前導官前導

皇帝詣<sub>虞</sub>主前奏請皇帝跪三上香進幣爵酒官跪進幣次進爵酒

奏請皇帝受幣奠幣執爵酒三祭酒於茅苴奠爵俛伏興奏請少立

讀祝文官跪讀祝文訖奏請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官導

皇帝還禔位西向立內侍啓<sub>虞</sub>主巾捧匱覆<sub>虞</sub>主前導官導皇帝歸

御幄簾降奏禮畢百官進名奉慰

太行皇后卒哭

係南班宗室正任行禮百官吉服赴後殿門進名奉慰

神主禔廟

用細仗二百人紹興十五年四月  
添五百人差官奏告仍行享太廟別廟禮差初  
獻亞獻官差侍從一真題禔廟神主神主禔廟合添一室先令兩浙

運司計會太常寺修蓋又造室牌一面先進請御書修製畢

皇帝行寧神奉辭之禮

其日儀仗鼓吹僧道儀衛等於門外排立皇帝詣几筵殿前御帳簾降太常卿當幄前跪奏請皇帝行寧神奉辭之禮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几筵殿上褥位西向立內侍啓虞主置于後以白羅巾覆虞主訖皇太皇虞主則用青羅巾奏請拜皇帝再拜前導官導皇帝詣虞主香案前奏請皇帝三上香又奏請皇帝再拜前導官導皇帝詣殿門外御帳簾降輦官擊腰輿詣几筵殿下置定內謁者詣虞主前跪奏請虞主降座升輿進行奏訖內侍羅羅巾以匱覆虞主扶持夾侍扶腰輿官奉虞主升腰輿輦官擊輿進行虞主將至宮門御帳簾降前導官導皇帝步導虞主進行至宮門前導官導皇帝詣褥位西向立內謁者侍虞主前跪奏請虞主升輿

太行皇后祔廟

案前北向奏皇帝再拜又奏請皇帝三上香又奏請皇帝再拜前導官導皇帝歸御幄簾降奏禮畢輦官擊虞主腰輿進行儀仗鼓吹威儀僧道儀衛前引禮儀使都大主管官後從詣太廟皇帝還內

其日以鼓吹金吾仗及本殿儀衛從物導引虞主祔太廟親王南班宗室皆騎導文武百僚吉服陪位設登歌宮駕樂舞其謚冊寶於虞主前陳列至太廟收奉於冊寶殿其虞侯祔廟畢赴太廟冊寶殿權行安奉 紹興七年徽宗及顯肅皇后祔廟有司言今梓宮未還乞依景德元年明德皇后故事行埋重虞系祔廟之禮太常寺言檢會山園陵故事梓宮發引日皇帝於宣德門外奉辭百僚於板橋奉辭其掩皇堂日奏請神靈上虞主訖埋重於皇堂隧道次行第一虞至瓊林苑行第七虞祭畢迎虞主於集英殿皇帝於殿門奉迎百僚於板橋奉迎至殿皇帝行安神燒香之禮訖次有司行第八虞至第九虞

祭畢皇帝行卒哭之祭至祔廟前一日皇帝齋于垂拱殿祔廟日自  
集英殿導至宣德門外奉辭有司奉虞主至太廟行祔廟之禮於故  
事即無該載廟門外埋重之文今來欲比附故事於祔廟前擇日自  
几筵殿迎重於報恩廟孝觀權行安奉是日皇帝先次几筵前燒香  
如宮之儀畢還內次宰執率百僚燒香畢退禮儀使率合迎重有司  
奉迎詣本觀候時奏請神靈上虞主訖埋重於本觀利方次太常卿  
行第一虞祭夙興第二虞祭已後每日依禮例行一虞祭至第七虞祭  
畢迎奉虞主還几筵殿日百僚於行宮門外奉迎至几筵殿門皇帝  
服履袍奉迎前導虞主升殿畢次詣逐位行禮訖還內次有司行第  
八第九虞祭至祔廟前一日皇帝行卒哭之禮祔廟前一日皇帝齋  
於內殿有司不奏刑殺文書至祔廟日皇帝自几筵殿導虞主至行  
宮門外奉辭畢禮儀使奉虞主詣太廟奏請神靈上神主訖以次行  
祔廟之禮今來欲依明德皇太后攢殯故事先行虞祭畢次行卒哭  
而後祔廟若將來迎奉梓宮到合遵用永安陵故事行改葬之禮更  
不立虞主從之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八

鄒 咀 馬

端臨 貴與 著

樂考

歷代沿革

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

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

神農五絃事與功倍其來尚矣黃帝作咸池無不施也又云池言其包容浸潤周禮

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

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不自得謂也此門

成人姓帝曰女始夫然也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

建之以大情此天應乎人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

後成焉如古本多作四時迭起萬物循生

盛一衰文武倫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允其聲自然呂律以

但當順而不奪則至樂全始作焉之以雷霆因其所以動其卒無尾

其始無首無極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以變化為常則

債方問反司而一不可待以故懼也初問無窮之變不能待吾

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所謂用其聲能短能長

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齊一於變化在谷滿谷在阮滿

阮至樂之道無不用也阮然卻守神塞其兌也以物

為量大制不割其聲揮綽所謂其名高明則高明也是故鬼神

守其幽離力智反日月星辰行其紀其度吾止之物有窮極上

也流之於無止隨變而不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

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故然恣倘然立於四虛之道以散無偏

音微反倚於槁梧而吟所復為也倚於目知窮乎所欲見力

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矣矣限言物之知力各有所齊形充空

乃至委蛇故怠夫形充空性而悚懼之情怠也吾又奏之以

無怠之聲無怠既怠矣乃復調之以自然之命命之所者非故

若混逐叢生混然無係隨及林樂而無形至樂者適而已適在

洛亦布揮而不曳廣雅云振也幽昏而無聲所謂動於無方

夫動者豈有居於窈冥所謂寧極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

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徒下工常聲也世疑之稽於聖人明聖

非世唱也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故有清有命天機不張

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非樂而樂是無言而心說心說在適

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

包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辨焉而故惑也此之無樂之樂樂之

作發苞音包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懼然疎聽故其崇耳吾次

之以怠怠故遁迹消卒之以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

俱也以無知而愚愚乃至也

少皞作大淵見帝王

顓頊作六莖也謂

帝嚳作六英也謂

唐堯作大章章明也言堯

虞舜作大韶韶也言舜能繼堯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謂元子

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舞之直而溫寬而栗正直而溫

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失之為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聲五聲律六律六呂十二月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倫理也八音

奪神人以和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此舜廟堂之

神歌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

止祝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凡笙鏞以間鳥獸踳踳踳踳舞

相率而舞笙鏞各自互凡笙鏞見細器之備儀有容儀舞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擊聲之清者擊清者和則其

可庶尹允諧諧音和諧言神人治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美者音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史記三

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其它也曰不意舜之

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見其情文之備而不竟其嘆息之

夏禹作大夏夏大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禹命登扶氏為承夏之樂

待有憂執所以祭有說理商湯作大濩湯以寬理人而除邪惡其德

天下以五聲為銘於篳篥那猗與那與置我執鼓有美辭也置讀曰植植鼓者為極貫

於人而樹之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樂故敷之多其改夏之制

乃始植我粳粳之樂鼓也非樂也鼓之類也

鼓簡簡行我烈祖湯孫假綴私思烈祖湯有功德烈之祖

之樂也假汁緩突也管聲從和且平依我磬聲正平也依倚也

來格也諸縣與諸管聲也以象也管聲從和且平依我磬聲正平也依倚也

諸縣與諸管聲也管聲從和且平依我磬聲正平也依倚也

正磨尊故於赫湯也言盛矣湯為人

異言也言盛矣湯為人

膚數數然盛矣言盛矣湯為人

也此樂之美其聲也言盛矣湯為人

先祖之樂廼作淫聲言盛矣湯為人

曰作奇伎淫巧以悅婦人言盛矣湯為人

制伎巧以資耳目之娛言盛矣湯為人

周武王作大武言盛矣湯為人

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言盛矣湯為人

之德性之也又以征誅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言盛矣湯為人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言盛矣湯為人

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言盛矣湯為人

不逮事也言盛矣湯為人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言盛矣湯為人

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言盛矣湯為人

子曰唯丘也聞諸長弘亦若吾子之言也言盛矣湯為人

連事者言欲舞之前有此味言盛矣湯為人

及時代射戰事也言盛矣湯為人

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言盛矣湯為人

下云武亂皆與同召言盛矣湯為人

何容有貪貪向之言盛矣湯為人

曰夫武之備戒之久已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言盛矣湯為人

象成者也總干而立武王之象也言盛矣湯為人

亂皆治周召之治也言盛矣湯為人

武王持盾三立言諸侯也言盛矣湯為人

亂皆治周召之治也言盛矣湯為人

武王持盾三立言諸侯也言盛矣湯為人

武王持盾三立言諸侯也言盛矣湯為人





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 徵應鍾為羽路鼓路... 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

地祇則主... 焉乃後合樂而... 氣未坤之位或曰...

相生從陽數其... 危之氣虛危為宗... 曰上生南呂南呂...

下生南呂南呂... 地宮又辟之林... 又辟之南呂上生...

上生太簇下生... 又辟之南呂上生... 之於生濁者為角...

農云露鼓雷鼓... 而路鼓路鼓二而... 正德利用厚生謂...

謂之九歌也玄... 竹竹時生者係竹... 門皆山名九磬讀...

為大韶字之誤... 凡樂事大... 祭祀宿縣遂以聲...

完王出入則令... 國子而舞大饗不... 奏驪虞詔諸侯以...

奏愷樂凡日月... 大裁大臣死凡國... 大喪泣歔樂器及...

子曰吾自衛反... 禮在魯然時樂亦... 互考詩以知其說...

子語魯太師樂... 釋如也以成也... 終也謝氏曰五音...

相奪倫故曰... 子曰師摯之始... 師摯魯祭師名...

子曰師摯之始... 師摯魯祭師名... 師摯魯祭師名...

師摯魯祭師名... 師摯魯祭師名... 師摯魯祭師名...

雖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威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擊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也

太師擊適齊太師魯樂官之長擊其名也。亞飯于適楚三飯縹適蔡四飯缺適

秦亞飯以下以樂備食之官白虎通曰王者平日食晝食補食莫

也干餘缺。鼓方叔入於河鼓擊鼓者方。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

磬襄入于海少師樂官之位陽表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

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

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

避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此猶。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

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

昔穀衛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沉於濮水後衛靈公將之晉

而寫之至晉見平公享之靈公曰今者聞新聲請奏之師延命師

洵坐師曠之旁援琴鼓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昔師延所

作也與紉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

拔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聞之也

右周室既衰雅樂漸廢淫聲迭起夫子欲起而正之而不得

其位以行其志然當時雖以優伶賤工猶有所守而不輕為

流俗所移如師曠止濮上之音擊干而下至逾河蹈海以避

世者必以不能諧世俗之樂故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

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魏文侯晉大夫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

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畢萬之後借諸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

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畢萬之後借諸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

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畢萬之後借諸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

獲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侍備曲也言不齊也 獲雜也言舞者不齊也

亦作舞字 今君之所好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不

同言文疾好音不如此樂也 亦作舞字 今君之所好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不

文侯曰敢問樂何如也言樂之難也 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

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為大當然後聖人作

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

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當為樂不失其 詩云

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比

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此有德之音所

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朝觀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

文侯曰敢問濁音何從出也玩習之又不知所由 子夏對曰鄭

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教辟喬志此四

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言四國皆出此濁音濫

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事而不用溺音無所

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 然

後聖人作為執鼓控揭璫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六者為木以其

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

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言序貴賤謂尊卑 鐘

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號號

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磬

中五十四

也。子夏對曰鄭音五換反

也。子夏對曰鄭音五換反

也。子夏對曰鄭音五換反

口定反疆疆字聲聲車車以立康康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

思志義之臣竹管溫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

之聲則思言察之臣也或為鼓鞀之聲謹謹以

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開謹則人意

動或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成已之

志孟子見梁惠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

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其暴戾臣變色者曰王之

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俗之樂古樂先王之

樂曰可得聞歟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

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臣請為王

言樂孟子以下皆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

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

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

旄之夷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

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鐘鼓管

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頰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旁

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

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

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

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民與民同樂也與民同樂者

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冬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與百姓同樂之

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時民窮財盡人君憐以高四之樂言其身孟子

切於此民窮財盡王之好樂聞其善也言其與民同樂而

謂今樂猶古樂其實樂古樂何可同也言其與民同樂之意則

無古今之異耳言其與民同樂之意則

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魯鄭之正道孟子之言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樂則喜喜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威美則使人聞樂則怒怒之音而疾首蹙頰其本而已

按春秋時雖伶官猶以教養法樂為事戰而戰國之際則時君直以世俗之樂為可好蓋世變於長愈下矣然去之百世之後先王之言樂者而聖賢之格言猶存深思而熟翫之猶可以得其流遺韻之髣髴也故以子夏孟子之說繼夫子論樂之後

秦始皇平天下六代廟樂唯韶武存焉二十六年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衣服同五行樂之色

二世尤以鄭衛之音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紆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各殊名示不相襲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騷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之

古太史公樂書所述如此如李斯進諫之言殊與其素論相反蓋焚經滅籍者李斯之說也恣情縱欲者趙高之說也二論相須以相成而始皇之所謂貽謀二世之所謂善繼同此一道耳斯既進邪說以媚始皇而復欲持正論以抗高猶勸人以飲而復咎其醉也豈不愚

漢興樂家有制氏魯人善樂事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鏗鏘金石之聲

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求安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乾意脯屬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

偏門之猶諸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叔孫通所奏作美神明既

饗也皇帝親酒東廂坐定奏來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

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姬也姓唐山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

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帝既定天下過

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

習而歌之帝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令歌兒習以相和嘗以百

二十人為負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

出武德舞言昭容樂生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

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氏皆

因秦舊事焉

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箏更名曰安世樂

孝景元年詔高皇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奏文始五行

之舞孝文廟奏昭武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

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

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

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蓋樂已所自作明有

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來武德舞以為昭德以尊太宗廟

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樂府之名始此來詩夜誦來詩依古道

百姓謳謠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誦者其言辭或秘不可宣露故於夜中誦也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

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

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使帝男女七十

人俱歌昏祠至明

時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

今郊祀而無樂豈祗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

而禮或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琴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

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蓋召歌兒作二

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

河間獻王有雅材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隸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然詩樂施於後嗣猶得有所祖述

班孟堅曰昔殷周之雅頌迺上本有娥姜原高稷始生玄王公劉古公大伯王季姜大妊大妣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也今漢郊廟詩樂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鍾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皆以鄭聲施於之朝廷

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詔世宗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其後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

本始四年詔樂府減樂人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調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判節度窮極幼眇

帝被疾不親政事自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園以擗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人

皆黃門鼓吹高於匡衡可相國也上突

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暉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

當以為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大學

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

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師古謂論

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眾習也

庶其道無由師古曰是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宋暉等

習孤學太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願屬雅樂以

繼絕表微師古曰表顯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藩

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古曰存民至于今稱之况於聖主廣

被之資師古曰被借尋也音皮義反修起舊文放鄭道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為久遠

難分明當議復寢

哀帝時詔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

奏別屬他官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

富平外戚之家

五侯五鳳以下定陵淳于長富平張放

淫多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

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文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推世俗奢泰

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師古曰孫讀為遜文巧則

趨末背本者眾師古曰趨趨也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

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

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祀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

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負六十二

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負六人嘉至鼓負十人邯鄲鼓負二人騎

吹鼓負三人江南鼓負二人淮南鼓負四人巴俞鼓負三十六人

師古曰巴巴人也俞俞人也當高祖初為漢王得巴俞人並趨捷善聞與之定三秦因存其武樂也巴俞之樂因此始也巴即今之

臨淮鼓負二十五人茲邠鼓負三人晉灼曰邠音方凡鼓十二負百二十

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也應古兵法外郊祭負十二人諸族樂人

兼云招給福南郊用六十七人師古曰招讀與趨同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

誦負五人剛別拊負二人給盛聽師古曰剛及別拊皆鼓名也拊音膚主調篪負二

人師古曰篪以竹為之亦笛之類也音也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

工負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琴工負三人一人

可罷師古者字笙類也三十六簧音于琴工負五人三人可罷柱工負二人一人

可罷師古曰柱工主箏瑟之柱者繩弦工負六人四人可罷師古者弦琴瑟之繩言生糾合作

之鄭四會負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負八

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負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負十二人

族歌鼓負二十七人陳吹鼓負十三人商樂鼓負十四人東海鼓

負十六人長樂鼓負十三人師古曰縵樂雜樂也音漫凡鼓八負一百二十八

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竿負五人楚鼓負六人常

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孟康曰象人若今戲蝦魚師子者也韋昭曰著假面者也師古曰孟說是

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負二十九人秦倡象人負三人詔隨秦

倡一人雅大人負九人朝賀置酒為楚樂四會負十七人已四會

負十二人鈔四會負十二人李可曰鈔是讀音昭曰鈔音名齊四音絲師古曰鈔是也

會負十九人蔡謳負三人齊謳負六人等瑟鍾磬負五人皆鄭聲

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桐馬酒李奇曰以馬乳為酒撞桐

乃成也師古曰桐音動馬酪味如酒而飲之亦可醉故呼馬酒也其七十八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

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

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

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漢讀為曉又讀為曉

平帝元始元年放鄭聲五年召天下通知鐘律者

世祖建武十三年四月耿弇罷益州傳送公孫述擊師郊廟樂器葆

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隴蜀平後少增廣郊祀凡樂奏青陽未明西

皓玄真反雲翹育命舞其後登封泰山北郊祀后上用樂皆如南郊

明帝永平三年博士曹充上言漢再受命宜興禮樂引尚書璇璣鈴

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乃詔改太樂官曰大予樂詩曲操以俟  
君子自是樂凡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諸食舉之二曰周頌雅  
樂辟雍饗射六宗社稷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樂群臣用之  
四曰短簫繞樂軍中用之即凱歌也又采百官詩頌以為登歌其後章帝  
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  
熹平四年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大予樂官習誦被聲與舊詩並  
行撰錄以成樂志

大予樂令掌伎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  
十月蒸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此武德之舞也既而公  
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  
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高皇帝除殘賊有天下作武德之舞  
孝文躬行節儉除刑施澤景帝制昭德之舞孝武興地五節威震海  
外宣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字內昭平

震服修建三雍肅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樂名宜曰大武之舞

宋文始五行五德之舞為之

章帝即位太尉趙熹奏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  
拾食於世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東平王蒼上言昔孝文廟樂  
曰昭德之舞武廟樂曰德之舞今皆拾食於高廟昭德之舞不  
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在世祖廟當用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  
自立廟作武德之舞從之

建初五年始行十二月迎春樂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歌青陽八佾

舞雲翹之舞夏之月迎春于南郊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

秋十八日迎春於東郊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立秋之日

迎秋于西郊歌五經八佾舞首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歌文

真八佾舞首命之舞祭社太首命之舞又曰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

又順天道天舞於東郊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

之以商舞之  
北堂唱之以雅舞之

馬防上言聖人樂樂所以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因歲首發六經之律琴雅頌之文以迎和氣時以作樂器貴多遂獨行十二月迎氣樂也

和帝即位有司奏上尊章帝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舞制可

順帝陽嘉二年十月庚午行禮必雅奏應鐘始復黃鐘樂器隨月律

喪紀云初曆月律作應鐘

諸行出入皆鳴鐘作樂其有無八音有它故若求雨止雨皆不鳴鐘

不作樂行謂奏樂出入也

獻帝建安八年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章始復備八佾舞因亂久廢今復見之

白事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云缺不可復知

魏武帝平荊州獲杜夔善八音常為漢雅樂郎尤悉樂事於是使創

定雅樂時又有散騎郎鄧靜尹商善調雅樂歌師尹商能歌宗廟郊

祀之曲舞師馮翊前曉知先代諸舞夔來領之遠矣經籍近采故事

考會古樂始設軒懸鐘磬板先代十樂自夔始也而樂玉左延年之

徒妙善鄭聲被寵唯夔好古存正

文帝受禪後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

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舞育命

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舜頌舞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

世樂歌詩多則前代之舊後王也改作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

明帝大和初詔曰凡音樂以舞為主自黃帝靈門以下至于周大武

皆太廟舞名也然則其所司之曰曰太樂所以總領諸物不可以一

物為名樂官自不知故嘉大樂書名後漢依識改為太子樂

官至是改舊書大樂公卿奏曰請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舞武

神武也武之跡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跡所起也高祖文皇帝宜曰威

熙之舞威皆也樂也書應又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與也天歌以詠

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之禮  
有事於天地宗廟此則三舞  
且正以處身及臨朝太享並宜舞之臣  
等思惟二舞宜有總名可名  
大鈞之樂鈞乎也言大魏三代同功以  
至崇平也侍中總襲又奏安世歌本漢時歌名今詩非往歌之文則  
宜變改安世樂猶同房中之樂也往昔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以  
風天下正夫焉焉宜改安世之名而為正始之樂襲又省安世歌詩  
有后妃之義方今享先祖恐失禮意可改安世歌曰享神歌奏可文  
帝已改安世為正始而襲至是又改為享神王肅議高皇至高祖文  
昭廟皆宜襲用先代及武始大鈞之舞按漢時有短簫鏡歌之樂其  
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  
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班生人出上雅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  
立雲黃雀釣竿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  
曲使繆彤為詞述以功德言代漢之意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九

鄒 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樂考

歷代樂制

晉武帝初郊廟明堂禮樂權用魏 儀蓋遵周宮肇稱殷禮之義但改  
樂章而使傅玄為詞又令荀勗張華夏侯湛成公綬等各造郊廟諸  
樂歌詞

九年荀勗杜夔所製大序曰 樂 章鼓吹八 七呂律呂乖錯依古  
尺作新律呂以調 頌 大常使太常卿 鼓吹清商施

用 隋平陳獲宋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蓋此為名求得 大樂令蔡子元子普明等復居其職 荀勗遂典

知樂事啓朝六 音者共掌之使郭夏宋識等造正德 天悅二舞其  
樂章亦張華所 又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 魏 舞皆 樂章

篇 曰宣文武舞 玄又作先農先蚕歌詩

咸寧元年詔定宗之號廟樂同用正德大悅之舞自武帝受禪

命傳玄改漢鼓吹鑿歌還為二十曲述為功德代魏鼓角橫吹曲按

周禮以鼗鼓鼓鼙事說者云出尤氏帥臚

命吹角為龍吟

是減為半鳴而尤

雙角即胡樂也張

延年因胡曲更造新

帝時萬人將軍得之

頭出關入塞折楊柳

懷帝永嘉之末伶官

常祭祀所用樂名大

審大晉樂名所以為

律文之以五聲詠之

迭奏雅樂並作登歌

禮自造新聲而口舊

時以無雅樂器及伶

猶有未備

明帝大寧末又詔阮

成帝咸和中乃復置

也初荀勗既以新聲

惠帝元康三年詔

聲舊制莫有記

庾翼桓温並置車

之際而鄴下樂人

孝武大元中破舊樂楊勛等於是四廟金石始

備焉及使曹毗王廟歌詩然郊祀不書樂

宋武帝永初元年有摩建廟也大常

鄭鮮之等各撰立新樂謂郎王韶之撰歌前七首並令施用十

二月又奏依舊正朝設樂樂諸歌詩謂王韶之撰又撰二十二章

又正德舞曰前舞六悅舞曰又金石至十四年治書令史奚縱

文帝元嘉九年大樂令鍾宗之頌延之造歌詩廟舞猶闕

又改之二十年南郊始設登歌郎荀萬秋議郊廟宜設樂於是使

孝武孝建元年有司奏前殿中議建平王宏議以凱容為韶舞宣

內外博議竟陵王誕等並同萬名章皇太后以奏求樂永至等樂仍

烈為武舞祖宗廟樂總以德為並奏四夏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皇帝

舊皇帝祠南郊及廟迎神送神南郊初登壇及廟門中詣東奏登歌其初獻奏凱容宣烈之舞

南郊初登壇及廟門中詣東獻奏永安之樂郊廟同孝武又使謝莊造郊廟舞樂明堂諸樂歌辭

一年有司又奏先郊廟舞樂皇帝親奉初登壇及入廟詣東壁並奏

登歌不及三公行事左僕射建平王宏重議公卿行事亦宜奏登歌

有司又奏元會及二廟齊祠登歌依舊並於殿庭設作廟祠依新儀

註登歌人上殿絃管任下今元會登歌人亦上殿歌絃管任下按廢

帝元徽五年大樂雅鄭共千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

齊武帝建元二年有司奏郊廟樂歌辭博士撰搜簡採

用奉議大廟登歌宜用司徒補遺回之樂樂用黃門郎謝超宗辭

超宗撰多刪頌延之謝莊辭以為其太廟二室及郊配辭並

尚書人王儉所作其祀南郊樂臣出入奏引牲

之樂薦遵豆毛血奏佳薦之樂以為其太廟二室及郊配辭並

奏永至之樂升壇奏其初樂武德宣烈之樂就燎位奏

昭遠之樂還便殿奏各和之樂此樂也  
昭德凱容之樂應運奏各和之樂此樂也  
容宣烈之樂賓出入及賓出奏各和之樂此樂也  
之樂六祝裸地奏登歌樂此樂也  
送神奏肆夏其辭臣出入奏各和之樂此樂也  
堂同太祖神室奏高德烈之樂此樂也  
神室奏明和凱容之樂四年藉曰送神  
六年制位未登黃門即不得畜女妓  
明帝建武二年零祭明堂用謝朓造辭

梁武帝思弘古樂天監元年下詔求學術通明者皆陳所見時對樂者七十八家咸言樂之宜改不言改樂之法帝素善音律遂自制四器名之為通以定雅樂莫不知韻語在制初齊永明中舞人所冠幘造篇中並簪筆武帝曰筆笏蓋以記事受言舞不受言何事簪筆豈有身服

朝衣而足綦讌履綦音忌於是去筆乃定郊裡宗廟及三朝之雅樂以武舞為大壯舞取易云大壯者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以文舞為大觀舞取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國樂以雅為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止乎十二則天數也乃去階步之樂增徹食之雅焉皇帝出入宋孝武孝建二年起居注奏永至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為皇雅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二郊大廟同用皇太子出入奏樂取詩君子萬年永錫爾胤王公出入奏賓雅取尚書周官一公之代言焉天地也上壽酒奏介雅取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上壽酒取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子以飲食宴樂也徹饌奏樂也取禮記大司馬之文徹也並三朝用之牲出入宋廢帝元徽三年儀注奏牲牲肥膾此郊明堂之樂也及齊永元三年儀注奏昭夏齊及梁初亦同是也

宋元徽三年儀註奏嘉祥至樂不取雅也蓋是改為獻雅  
取禮記祭統尸飲五洗王壽之樂今之禮記亦古樂之義也北郊明  
堂太廟同共就燔位宋元徽三年儀註奏嘉祥至樂不改就埋位齊  
永明六年儀註奏嘉祥至樂不改就埋位齊永明六年儀註奏嘉祥  
昊天上帝也樂官出宋元徽三年儀註奏嘉祥至樂不改就埋位齊  
改為俊雅取禮記司徒選士之義言而年之子學曰俊士也二郊太  
廟明堂三朝同用焉其辭並沈約所製也是時禮樂制度粲然有序  
鼓吹齊宋並用漢制曲又充庭用十六曲武帝乃去其四曲留其十  
二合四時也更製新歌以述功德天監七年將有事于太廟詔曰禮  
云齋日不樂今親奏始出宮振作鼓吹外有詳議八座丞即參議請  
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帝從之遂以定制初武帝之  
在雍鎮有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識者言曰銅謂金蹄謂  
馬也白金已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果如謠言故

即位之後更造新聲帝自為之詞三曲又令沈約為三曲以被  
帝既篤敬佛法又制善哉大樂大勸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  
愛水斷苦輪等十篇名為正樂皆述佛法又有法樂童子倚歌梵明  
設無遮大會則為之其後臺城淪沒自此樂府不修風雅咸盡矣及  
王僧辨破侯景諸樂並在荊州經亂工器燬  
元帝詔有司補綴纔備荊州隋沒周人初不知採用工人有知音者  
中隋例多沒為奴婢

初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太常卿周弘讓奏曰齊氏承宋武用元徽  
舊式宗祀朝饗奏樂俱同唯郊之禮不同蓋自宋入遺門奏永  
志飲福酒奏嘉祥天尉五獻奏嘉祥天尉五獻奏嘉祥天尉五獻奏  
衆官入也並奏肅成此  
樂宋孝建二年秋起居  
是時並用梁樂唯以七

文帝天嘉元年始定國立明堂及宗廟樂器書列神舉奏衆官  
入出皆奏蕭成姓出入奏蕭和五引冬隨王月祠用  
夏皇帝入壇奏乘至三帝共在二十五帝皇帝初及十一尉亞獻光祿  
勳終獻並奏宣烈皇帝飲福三三三昭遠還便殿奏休  
成

宣帝大建元年定三朝之樂樂器書列神舉奏衆官  
宋曲宴准梁樂蓋取人神不詳也元嘉中齊樂盡以韶爲名工就位  
崖定南北郊及明堂儀計鼓元嘉中齊樂盡以韶爲名工就位  
定協律校尉舉麾大樂令跪贊二春德韶之樂降神奏通韶牲入出  
奏潔韶帝入壇及還便殿奏穆韶帝初再拜舞七百工執竿楯曲終  
復綴出就懸東繼舞九序二執羽籥獻射於天神及太祖之座奏登  
歌帝飲福酒奏嘉韶就燎位奏報節至六年十一月侍中尚書左僕  
射徐陵議曹郎中沈罕奏來年元會儀註先會一日大樂展宮樂高

經五案於殿庭客入奏相和五引帝出黃門侍郎指麾於殿上掌固  
應之舉於階下奏康韶之樂韶延三公譙登奏變韶奉陸壁說初引  
下殿奏亦如之帝興入便殿奏穆韶更衣又出奏亦如之帝舉酒奏  
緩韶進膳奏俯韶帝御茶果太常丞跪請進舞七德繼之九序其鼓  
吹雜伎晉宋舊微更附益

後主嗣位沉荒於酒視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聲樂遣宮女習北方  
箏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又於清樂中造黃鸝韶及王樹後庭花  
金釵兩臂垂等曲與幸臣製其歌以綺綺相高極於輕蕩男女唱和  
其音甚哀

後魏道武皇帝定中山獲樂器未建樂器四將而用之代歷分崩  
頗有遺失

天興元年詔尚書書及追尊曾祖祖考  
諸帝樂用八胤舞始舞皇始舞道武始也明開大始祖之業

後更製宗廟皇帝入廟門奏三美大祝迎神王初門奏迎神曲由古  
降神之樂乾豆上奏登歌百官之廟之樂也終一奏神祚嘉神明之  
饗也皇帝行禮二廟奏陞步以爲行止之節三出門奏總章次奏  
八胤舞次送神曲道武初冬至示天子之德四立樂用皇矣奏雲  
和之舞重訖奏維皇將燎夏至終祀祫於北郊方澤樂用神祚奏大  
武之舞正月上日饗群臣宣布教備列宮懸正樂兼奏燕趙秦兵  
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焉又有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  
叙祖宗開業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有百五十五章六年冬詔大  
樂總章鼓吹增修雜伎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庭如漢晉之舊也  
明元帝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爲鐘鼓之節  
太武帝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破得得其伶人器服並擇而  
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設於樂署其後鼓樂音制罕復得  
習舊工更盡聲曲多亡

孝文帝大和初司樂上書陳樂章有關求習群官議定其事并訪吏  
人有能體解古樂者與之廣修器數甄立名器以諧八音詔可雖經  
衆議卒無洞曉音律樂部不能立其事彌有殘缺然方樂之制及四  
夷歌舞稍列于大樂金石羽旄之飾爲壯麗於往時矣後又詔中書  
監高閭令與大樂詳採古今以備樂典歷年未久而閭卒

宣武帝正始中詔太常卿劉芳主修營樂器時揚州人張陽子義陽  
人桓鳳凰陳孝孫戴當干具殿陳文明陳成等七人頗解雅樂正聲  
八胤文武二舞鐘磬管弦登歌聲調芳皆令教習參取是非初御史  
中尉元匡與芳等競論鐘律

孝明帝熙平二年冬匡服上言其事大師高陽王雍等奏停之先是  
有陳仲儒者自江南歸國頗閑樂事請依三辰之法以調八音神龜  
二年夏有司及蕭寶寅等奏言仲儒執持三心無欲製作不可依許  
詔曰如所奏詔在製正光中詔侍中安豐王延明與其門生河間信

都芳博採古今樂事方後乃選延明所集樂說并諸器物准圖二十餘事而註之不得在樂署者正聲律也三書奉初前廢帝詔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埋金石

武帝永熙二年春祖瑩復舊亡夜月奏六代之樂聲律所施咸有次第自臧學以後禮樂散亡漢來所存二舞而已今請改韶舞為崇德武舞為章烈總名曰嘉成漢樂章云高以四懸神來謙享宗廟所設宮懸明矣計五郊天神尊於人思六宮陰極体同至尊理宜減降皆無間然大用宮懸其舞人冠服制裁咸同舊式詔曰以成爲號良無間然六代之舞皆以大爲名今可准古爲大成也其舞但依舊爲文武而已餘如儀後大樂今崔九龍言於太常卿祖瑩曰聲有七聲調有七調以今七調合之七律起於黃鐘終於中呂今古雜曲隨調舉之將五百曲恐諸曲名後致亡失今輒條記存之於樂府瑩依而正之九龍所錄或雅或鄭主於謠俗四夷雜歌但說其聲折而已不能

知其本意又名多舛謬莫識所由隨其漚正而取之樂署悉令傳習

其中復有所遺至於古雅尤多亡失初孝文皇帝因討淮漢宣武定

壽春收其聲伎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

南吳歌荆楚西聲總謂河商至於殿庭享宴兼奏之其圓立方澤上

辛地祇五郊四時拜廟五冬元至社稷馬射籍田樂人之數各有差

等白宣武已後始愛胡聲洎於遷都厭茨琵琶五弦笙篳胡篳胡鼓

銅鼓打沙羅胡舞鏗鏘鎗鎗上音湯下音哈洪心駭耳搖筆新靡絕麗歌響

全似吟哭聽之者無不悽愴琵琶及當路琴瑟始絕音皆初聲頗復

閑緩度曲轉急躁按此音所由源出西域諸天諸佛讚讚婁羅胡語

直置難解况復被之土木是以感其聲者莫不奢淫踴競舉止輕颺

或踊或躡乍動乍息躡姜孺脚彈指或頭弄目情發於中不能自止

論樂豈須鼓鐘但聞氣化深維此胡聲足敗華俗非特人情感動衣

服亦隨之以變長衫鵲帽闊帶小鞞自昔驚駭羊人時小婦女衣髻

亦尚危側不重縱容俱笑寘經蓋驚危者勢不久矣此先見何以能立形貌如此心亦隨之亡國之音亦由浮競豈唯哀細獨表衰微操絃執籥雖出警吏易俗移風實存時政

比齊文宣初尚未改舊章宮懸各設十二鑄鐘於其辰位四面並設編鐘編磬各一筍簾合二一架設建鐘於四隅郊廟會同用之其後將有創革尚樂典御祖珽上書曰魏氏來自雲朔未移其俗至道武破慕容寶于中山獲晉樂器不知採用皆委棄之天興初吏部郎鄧彥海奏上廟樂創製宮懸而鐘管不備樂章闕雜以鼓邏迴歌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賓嘉大禮皆雜用焉此聲所興蓋符堅之末呂光平西域得胡戎之樂因又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至永熙中錄尚書長孫承業各雅已具共後魏事中臣先人太常卿瑩等斟酌繕修戎華兼採至於鐘鼓律呂奐然大備自古相襲損益可知今之創製請以為準珽因採魏安豐王延明

信都芳等所著樂說而定正聲始具宮懸之器仍雜西涼之曲樂名廣成而無所號所謂洛陽舊樂者也

武成之時始定四郊宗廟之樂群臣之出奏肆夏牲入薦毛血並奏昭夏迎送神及皇帝初獻亞獻禮五方上帝並奏高明之樂為覆燾之舞皇帝入壇門及升壇飲福酒就燎位還便殿並奏皇夏以高祖配享奏武德之樂為昭烈之舞裸地奏登歌其四郊廟及禘祫六代五代高祖曾祖祖諸神室並奏始隆之樂為恢祚之舞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之樂為昭烈之舞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之樂為宣政之舞文宣皇帝神室奏文正之樂為光大之舞孝昭皇帝神室奏文明之樂為林德之舞其入出之儀同四郊之禮其時郊廟宴享之樂皆魏代故西涼伎即是晉初舊聲魏太武平涼所得也秦漢二代是魏晉相承之樂其具聲者是江南宋齊之伎鼓吹朱鷺等二十曲皆改古名以叙功德古文有黃鐘鈞竿二曲略而不用蓋議定其名被於

鼓吹諸川鎮戍各給鼓吹樂人多少各以大小等級為差諸正為州皆給鼓吹赤鼓赤角三子別增給吳鼓長鳴角上州刺史皆給青鼓青角中州刺史以下及諸鎮戍皆給黑鼓黑角樂器皆有衣並同鼓色雜樂有西涼擊鼙清樂龜茲等然吹笙彈琵琶五絃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來皆所愛好至河清已後傳習尤盛

後主唯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習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末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遠服簪纓而為伶人之事後主亦自能度曲親執樂器悅斷無倦遂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為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關官之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闌莫不殞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

後周文帝霸政平江陵大獲梁氏樂器及建六官乃令有司詳定郊廟樂歌舞各有等差雖著其文竟未行之也

武帝天和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南北郊壇太廟禘祫俱用六舞

南郊則大夏降神大濩獻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雲壇以

大武降神正德獻熟次作大夏大濩武德山雲之舞太廟禘祫則大

武降神山雲獻熟次作正德大夏大濩武德之舞時享太廟以山雲

降神大夏獻熟次作武德之舞拜社以大濩降神正德獻熟次作正

德之舞二節日以大夏降神大濩獻熟神州夕月藉田以正德降

神大夏獻熟建德二年十月十六代樂成奏於崇信殿宮懸依梁三十

六架朝會則皇帝出入卷三夏皇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入奏鷩

夏鷩言五節諸侯元日獻王帝宗廟夏人奏族夏大會至尊執

爵奏季歌十八宗食與奏無夏舞六代大夏大濩大武正德武德山

雲之舞是正德武德武德武德武德武德武德武德武德武德武德

武德武德武德武德武德武德武德武德武德武德武德武德武德

武德武德武德武德武德武德武德武德武德武德武德武德武德

於大司樂嘗高採用其聲被於鐘石取周官制以德之  
宣帝時以前代鼓吹朱鷺等曲製為十五曲述受禪及戰功之事  
帝每晨出夜還恒陳鼓吹嘗幸同州自應門至承慶數十里間鼓吹  
俱作於兩山邊令京城士女於街巷奏樂以迎之公私頗弊以至  
於亡也

隋文帝開皇二年尚因周樂命工人齊樹提檢校樂府改換聲律益  
不能通徹而沛公鄭譯奏上請更修正於是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  
酒辛彦之國子博士何妥等議正樂然論謬既久積年議不定帝怒  
曰我受天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耶命治書侍御史李諤引宏  
等以下將罪之諤奏曰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斯事體  
大不可速成帝稍解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  
管之求得陳大樂令蔡子元干普明等復居其職隋代雅樂唯奏黃  
鐘一宮郊廟廟享用一調迎氣用五調舊工更盡其餘聲律皆不復

通或有能為黷賓之宮者享祀之際隸之竟無覺者弘又修皇后房  
內之樂文帝龍潛時頗多音樂故嘗因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  
天高託言夫婦之義因即取之為房內曲命婦人并登歌上壽並用  
之職在宮內女人教習之於是秘書監牛弘秘書丞姚察散騎常侍  
許善心儀同三司劉臻內史舍人虞世基等更共詳議按周官大司  
樂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  
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  
川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  
祖此乃周制立二王三恪通已為六代之樂至四時祭祀則分而用  
之以六樂配十二調一代之樂則用二調矣隋去六代之樂又無四  
望先妣之祭今既與古祭法有別乃於神祇位次分樂配焉奏黃鐘  
歌大呂以祀園丘黃鐘所以直大奏太簇歌應鍾以  
祭方澤大簇所以養樂出澤奏姑洗歌南呂以祀神州姑洗

修業百物五帝神則無射所以示人奏無射同用文武二靈其國無射所以示人一變宗廟而禘降神九變皆用

昭夏其餘享祭皆一變皇帝出奏皇夏群官入出皆奏肆夏舉酒

上壽奏需夏迎送鬼神奏昭夏薦獻郊廟奏咸夏宴享殿上奏登歌

并文舞武舞合為八曲古有宮商角徵羽五引梁以三朝元會奏之

今改為五音其聲悉依宮商不使差越唯迎氣於五郊降神奏之月

令所謂孟春其音角是也通前為十三曲并內官所奏天高地厚二

曲於房中奏之合十五曲其登歌祀神宴會通行之若有大祀臨軒

陳於階壇之上若冊拜王公設宮懸不用登歌釋奠則唯用登歌而

設懸古者人君食皆用當月之調以取時律之聲使不失五常之性

調暢四體令得時氣之和故東漢太子丞鮑鄴上言天子食飲必順

四時有食舉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可依十二月均感天地和氣此

則殿庭月調之義也祭祀既以分樂迎氣臨軒朝會並用當月之律

正月懸大族之均及十二月懸大呂之均欲感人君情性允協陰陽

之序也并撰歌詩三十首詔並令施用先是文帝遣內史侍郎李元

操直內侍省盧思道等製清廟歌詞十二曲令於大樂教習以代周

歌至仁壽中煬帝為太子時從享于太廟乃上言清廟之詞文多浮

麗不足以宣功德請更議之於是詔吏部尚書牛弘開府儀同柳顧

言秘書丞許善心內史舍人虞世基禮部侍郎蔡徵等更詳故實初

製雅樂歌詞

煬帝大業元年詔修高祖廟樂准新造高祖歌九首仍屬戎車不遑

刊正禮樂之重竟無成功而帝矜夸頗耽淫曲御史大夫裴蘊揣知

帝情奏搜周齊梁陳樂工子弟及民間善聲調音律凡三百餘人並

付大樂孫雜咸來萃止廿長管雜聲樂經而奏皆出鄴城之下高齊

之舊曲也

初關皇時新樂既成聽之必然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

初關皇時新樂既成聽之必然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

初關皇時新樂既成聽之必然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

久將盡時四時全屬爾者不以爲然至大業末乃驗寶常後貧餒而死將死取其樂書焚之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行於世時有盧賁蕭吉並撰樂書言爲一所用至於天機去寶常遠矣又有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金等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多習鄭聲寶常所爲皆歸於雅正然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煬帝將幸江都有樂人王令言妙達音律其子常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起變色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對曰頃來有之令言歎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是以知之帝竟遇弒於江都

唐太宗貞觀初合考隋氏所傳南北之樂梁陳盡吳楚之聲周齊皆胡虜之音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調起居即呂才習音韻協律即張文收考律呂平其散漫爲之折衷漢以來郊祀明堂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近代加裸地迎牲飲福酒今夕牲裸地不用樂公卿

又去飲福酒之樂周享諸神樂多以夏爲名宋以求爲名梁以雅爲名後周亦以夏爲名隋氏因之唐以和爲名旋宮之樂久喪漢章帝建初三年鮑鄴始請用之順帝陽嘉二年後廢累代皆黃鍾一均變極七音則五鐘廢而不擊謂之啞鐘祖孝孫始爲旋宮之法曰大樂與天地同和者也造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樂合四十八曲八十四調其著於禮者一曰豫和以降天神冬至祀圓丘上辛祈穀孟夏雩季秋享明堂朝日夕月巡狩告于圓丘燔柴告至封祀太山類于上帝皆以圓鍾爲宮三夷黃鍾爲角六族爲徵姑洗爲羽各一奏文舞六成五郊迎黃帝以黃鍾爲宮亦以函鍾爲徵白帝以太夔爲商黑帝以南呂爲羽青帝以姑洗爲角皆文舞六成二曰和順以降地祇玄王張方丘至冬宗神州地祇春秋巡狩告社宜于社禘社首皆以函鍾爲宮六族爲用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各三奏文舞八成望于山川以蕤賓爲宮三夷三曰永和以降人鬼時享禘

裕有事而言謂于廟以音爲宮三奏大呂爲角太蕤爲徵應鍾  
爲羽各二奏入舞九成祀先皇皇太子釋奠皆以姑洗爲宮文舞三  
成送神各以其曲一成蜡兼天地八以黃鍾奏豫和蕤賓姑洗太蕤  
奏順和無射夷則奏六和六均皆一成以降神而送神以豫和四曰  
肅和登歌以黃鍾于天神以大呂爲宮于地祇以應鍾爲宮于宗  
廟以圓鍾爲宮在郊農釋奠以商呂爲宮望于山川以函鍾爲宮五  
曰雍和凡祭祀以入俎天神之俎以黃鍾爲宮地祇之俎以太蕤爲  
宮人鬼之俎以無射爲宮又以徹豆九祭祀俎入之後接神之曲亦  
如之六曰壽和以酌獻飲福以黃鍾爲宮七曰太和以爲行節亦當  
以黃鍾爲宮凡祭祀天子入門而即位與其升降至于還次行則作  
止則止其在朝庭天子將自內出撞黃鍾之鐘右五鐘應乃奏之其  
禮畢與而入撞蕤賓之鐘左五鐘應乃奏之皆爲黃鍾爲宮八曰舒  
和以出入二舞及皇太子王公群后國老若皇后之妾御皇太子之

宮臣出入門則奏之皆以太蕤之商九曰昭和皇帝皇太子以舉酒  
十日休和皇帝以飯以肅拜三老皇太子亦以飯皆以其月之律均  
十一曰正和皇后受冊以行十二曰承和皇太子在其宮有會以行  
若駕出則撞黃鍾奏太和出太極門而奏采茨至于嘉德門而止其  
還也亦然至開元中又造三和曰祗和豐和宣和共十五和樂祗和  
隋三公升殿會訖下階履行則奏豐和享先農則奏之宣和孔宣父  
齊太公廟奏之

文收新樂或奏之太宗謂侍臣曰古人公情制樂國之興衰未  
必由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陳將亡也有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有  
伴侶曲聞者悲泣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以是觀之亦樂所起帝  
曰夫聲之所感各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以悲今玉  
樹伴侶之曲尚有爲公奏之知必不悲尚書右丞魏徵曰樂在人  
和不在音也

太宗時詔以書監顏師古等撰定五經文字至高祖太武皇帝六朝樂舞名其後雖更不一而自獻祖而下篇無略可見也獻祖曰光大之舞懿祖曰巨野之舞高祖曰大政之舞世祖曰大成之舞高祖曰大明之舞太宗曰崇德之舞高宗曰鈞天之舞中宗曰大和之舞睿宗曰景雲之舞玄宗曰大運之舞肅宗曰紫雲之舞代宗曰保大之舞德宗曰文明之舞順宗曰大順之舞憲宗曰象德之舞穆宗曰和寧之舞敬宗曰大鈞之舞文宗曰文成之舞武宗曰大定之舞昭宗曰咸寧之舞其餘闕而不著唐之自製樂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即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亦不忘本也右僕射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戡難陳樂象德文容豈足道哉帝矍然曰朕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內謂文容不如蹈厲斯過矣自是元日冬至朝會慶賀與九功舞同奏其後更號神功破陣樂九功舞本名功成慶喜樂太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間里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曰功成慶喜樂其舞容進蹈安徐以象文德上元舞高宗所作也大祠享皆用之至上元三年詔惟園丘方澤太廟乃用餘皆罷

玄宗初賜第隆慶坊坊南之地變為池帝即位作龍池樂又作聖壽樂又作小破陣樂又作光聖樂又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閤坐部不可教者舞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雅樂時民間以帝自益州還京師舉兵六年誅韋后製夜半還京樂二曲帝又作文成曲與小破陣樂並奏之其後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九曲終於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帝浸喜神仙之事詔道士司馬元君製玄真道曲又製大羅天曲紫清上聖道曲初時有法曲其聲清而雅其器有鏡鈸鐘磬幢

簫琵琶琵琶圓體脩頸而小號曰秦漢子蓋茲鼓之真製出於胡中  
傳為秦漢所傳其聲金石絲竹以次作隋煬帝厭其聲澹曲終復加  
解音玄宗既知音聲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  
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為梨園弟子  
居宜春北院梨園法部更置小部音聲三十餘人帝幸驪山楊貴妃  
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  
荔枝香帝又好羯鼓而寧王善吹篳篥而達官大臣慕之皆善言音律  
帝常言羯鼓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方也蓋本戎羯之樂其音太族  
一均龜茲高昌疏勒天竺部皆用之其聲焦殺特異衆樂開元二十  
四年升胡部於堂上而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  
類後又詔道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明年安祿山反梁州伊州甘州  
皆陷吐蕃

開元八年瀛州司法參軍趙慎言論郊廟用樂表曰祭天地宗廟  
樂合用商音又周禮三處大祭俱無商調鄭玄云此無商調祭尚  
柔商堅剛也以臣愚知斯義不當但商音金也周德木也金能克  
木作者去之今皇唐土王即殊周室五音損益須逐便宜豈可將  
木德之儀施土德之用又說者以商聲配金即作剛柔理解殊不  
知聲無定性音無常主剛柔之體是由其人和則音和人怒則  
聲怒故禮祭怒心感者其聲震以厲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祗如  
宮聲為君商聲為臣豈以臣位配金為臣道便為剛乎其三祭並  
請加商調去角調

代宗絲廣平王復二京梨園供奉官劉日進製寶應長寧樂十八曲  
以獻皆宮調也大曆初又有廣平太一樂涼州曲本西涼所獻也本  
聲本宮調有大遍小遍貞元初樂工康焜論其聲於琵琶奏於玉  
宸殿因號玉宸宮調今諸樂則用黃鐘宮其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  
河東節度使焉焜獻定難曲昭義軍節度使王履休以德宗誕辰未

有大樂乃作繼天誕聖樂以宮爲調帝因作中和樂舞山南節度使于頔又獻順聖樂又令文伎爲作舞雄健壯妙號孫武順聖樂文宗好雅樂詔太常馮定采開元禮樂製樂詔法曲及霓裳羽衣舞曲雲韶樂有玉磬四篋琴瑟筑箏篋爲鼓箏笙皆一登歌四人分立堂上下童子五人繡衣執金蓮花導舞者三百人陛下設錦筵遇內宴乃奏謂大臣曰笙磬同音沈吟忘味不圖爲樂至於斯也自是臣下功高者輒賜之樂成改法曲爲仙韶曲

武宗會昌初宰相李德裕命樂工製萬斯年曲以獻

宣宗大中初太常樂工五千餘人俗樂一千五百餘人帝每宴群臣備百戲帝製新曲教女伶數十百人衣珠翠緹繡連袂而歌其樂有播皇猷之曲又有葱嶺西曲士女踰歌爲隊其詞言葱嶺之民樂河湟故地歸唐也

後梁太祖開平二年太常奏皇帝南郊奏慶和之樂舞崇德之舞皇

帝行奏慶順之曲奠王幣登歌奏慶平之曲太廟迎神舞開平之舞迎俎奏慶肅之曲酌獻奏慶熙之曲飲福酒奏慶隆之曲送文舞迎武舞奉慶融之曲亞獻終獻奏慶休之曲追尊四祖廟各有樂舞登歌樂章

後唐莊宗起於朔野所好不過胡部鄭澤先王雅樂殆將掃地

莊宗廟酌獻舞武成之舞明宗廟酌獻舞雍熙之舞各有登歌樂章一首

後晉高祖天福四年始詔定朝會樂章二舞鼓吹十二案太常禮院奏正至王公上壽皇帝舉酒奏玄同之樂飲訖殿中監受虛爵群臣就坐再拜受酒皇帝三飲皆奏玄同之樂上舉食文舞奏昭德之舞武舞奏成功之舞三堂高麗舞於塔位中奏禮畢群臣再拜奏大同雜賓之鐘皇帝降坐百僚散退

八年詔太常復文武二舞定正至朝會樂章自唐末喪亂禮樂制

度亡失已久六常知崔真知... 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之禮... 舞在北堂歌存上文舞即八佾六... 單白練襜褕白布大口袴... 武舞即八佾六十有四... 練襜褕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 二人加鼓吹十二案負以熊豹以象百獸... 鼓一金罍一歌箏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玄同三舉登... 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 祝金帛群臣左右觀者皆嗟嘆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繆又繼以... 龜茲部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即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 州縣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而登歌... 發聲悲離煩慝如薤露虞殞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 吹都人聞者為之流涕焉

皆悲憤其年高祖崩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明年契... 丹滅晉耶律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鹵簿鼓... 後漢高祖受命判太常等張昭奏改唐祖孝孫所定治康之舞為治... 安之舞凱安之舞為振德之舞又改正觀中坊舞為觀象之舞七德舞... 為講功之舞其治安振德二舞請依舊郊廟行用以文舞降神武舞... 送神其觀象講功二舞請依舊宴會行用昔周朝奏六代之樂即今... 二舞之類是也其賓祭常用別有九夏之樂即肆夏皇夏等是也梁... 武帝善音樂改九夏為十二雅前朝祖孝孫改雅為和示不相公也... 今改和為成取韶樂九成之義也十二成樂曲名祭天神奏豫和今... 改為成禋之樂祭地祇奏和順今改為順風之樂祭宗廟奏永和今... 改為裕成之樂祭天地宗廟登歌奏前... 軒奏大和今改為政成之樂三公出入奏尚和今改為弼成之樂皇

帝食舉及飲宴奏休和今改為德成之樂皇帝受朝皇后入宮奏正和今改為宸成之樂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今改為胤成之樂正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今改為慶成之樂郊廟迎入奏雍和今改為駢成之樂皇帝祭享酌鬱讀祝文及飲福受胙奏壽和今改為壽成之樂祖考孫元奏十二和曲開元中又奏三和遂有十五和之名梁置十二雅蓋取十二天之成數契八音十二律之變輒益三和有乖稽古又緣祠祭所用不可盡去今取其一焉祭孔宣父齊太公廟降神煮宣和今改為師雅之樂三公升殿會訖降階獲行奏祗和今廢同用弼成之樂享先農籍田奏豐和今廢同用順成之樂已上四舞十二成雅皇帝至正受朝賀用樂次第正伏公卿入奏弼成之曲冬伏公卿入奏弼成之曲正伏同皇帝舉爵奏德成之曲正冬伏同皇帝與祭政成之曲正冬伏同群臣會畢降階奏弼成之曲正冬伏同公卿出奏弼成之曲正冬伏同

周太祖廣順元年太常卿邊蔚奏改前朝治安為政和之舞振德為善勝之舞觀象為崇德之舞講功為象成之舞又議改十二成樂曲為十二順曰昭順曰寧順曰肅順曰感順曰治順曰忠順曰康順曰雍順曰溫順曰禮順曰禋順曰福順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二十九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著

樂考

歷代沿革

宋太祖皇帝受命以竇儼兼太常儼奏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為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為高安祭地為靜安宗廟為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為嘉安皇帝臨軒為隆安王公出入為正安皇帝飲食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為順安皇太子軒懸出入為長安正冬朝會為永安郊廟俎入為豐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為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農用靜安五月有司上言僖祖文獻皇帝奏大善之舞順祖惠元皇帝奏大寧之舞翼祖簡恭皇帝室奏大順之舞宣祖昭武皇帝室奏大慶之舞心之其後和峴奏陛下揖讓得

天下宜先奏文舞按尚書舜受堯禪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文舞  
為玄德升聞之舞尚書武王伐殷而天下大定請改武舞為天下大  
定之舞從之

建隆初用王朴樂上謂其聲高近於哀思詔和峴考西京表尺令下  
一律比舊樂始和暢

詳見律呂

真宗咸平四年太常寺言樂工習藝匪精每祭享止奏黃鍾宮一調  
未嘗隨月轉律望示條約監察祭使艾仲孺復上言請修飾樂器調  
正音律乃詔翰林學士李宗諤等編錄律呂法度樂物名數目曰樂  
纂又裁兩署工人試補條式及肄習程課明年八月上御崇政殿張  
宮懸閱試召宰相親王臨觀宗諤執樂譜立侍先以鐘磬按律準次  
合登歌鍾磬塤箎琴阮笙簫各二色合奏箏琴筑三色合奏迭為一  
曲後以擊鐘為六變九變又為朝會上壽之樂及文武二舞鼓吹導  
引警夜之曲精習上甚悅舊制巢笙和笙每變宮之際必換管上難

於遽易樂工單仲辛遂改為之一定之制不復旋易與諸調皆協今  
令仲辛誕唱八十四調遂超補副樂正賜袍笏銀帶自餘皆賜衣帶  
緡錢又賜宗諤等器幣有差自是樂府制度頗有倫理先是惟天地  
感生帝郊廟用樂親祀用宮懸有司攝事正用登歌自餘大祀未暇  
備樂時既罷兵垂意典禮明年乃詔自今諸大祀並宜用樂皆同感  
生帝六變如通禮所載

太祖室酌獻奏大定之曲太宗室酌獻奏大盛之曲

大中祥符元年以將行封禪詔改酌獻昊天上帝禋安之樂為豐安  
皇地祇德安之樂為禋安飲福禋安之樂為祺安之樂別又制天書  
樂章瑞安靈文二曲每親行禮用之又作醴泉神芝慶雲靈鵲瑞草  
五曲施於朝會

五年聖祖降奏薦獻聖祖文舞曰發祥流德之舞武舞曰隆真觀德  
之舞自是玉清昭應宮親薦皆備樂同三十六虞

景靈宮以宮之庭狹止用二十

真宗廟室酌獻奏大明之曲

仁宗景祐二年時承平久上留意禮樂之事先是判太常寺燕肅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乃命館職宋祁李照同預至是肅等上所考定樂器上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照樂何如照對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王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胡部樂高二律擊黃鍾才應仲呂擊夾鍾才應夷則是冬與夏令春召秋氣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創意造律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鍾鐸鍾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相傳以爲唐舊鍾亦有朴所製者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爲律復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夙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鍾一簾可使度量權衡協和詔許之仍令就錫慶院鑄之照請下潞州求上黨縣羊頭山柎黍及下懷州河內縣下

制表五律以候氣從之尋以王曾呂夷簡爲節大管勾鑄造大樂編鍾黍齊同都大管勾仍以入內都知閻文應授學士成編鍾一簾以奏御遂建請改制大樂取京縣柎黍累尺律鍾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太常四律照自爲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爲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抄一黍之量得四星六抄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爲十二管定法舊太常鍾磬十六枚爲一簾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可去侍讀學士馮元等駁之詳觀編照謂舊聲高乃以太府尺爲法照獨任所見更造新器而新聲極下起五月造至八月成議者以爲迂誕罷之上尋出御製景祐樂隨新經六篇賜近臣其一釋十二均二明主所事三辨音聲四圖律呂相生并祭天地宗廟所用律及陰陽數配五十二管之長短六論歷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陰陽配之以四時建之於日月通之於鞞空演之於壬式遁甲之法既而右司諫

議韓琦等言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率以意爲律度請復用舊樂詔下其議而晏殊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爲無所攷據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乃詔太常雅樂悉仍舊制照所造勿復施用皇祐二年五月明堂禮儀使言明堂所用皆當隨月用律九月以無射爲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樂

閏十一月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制局於祕閣詳定大樂翰林學士王堯臣請命天章閣待制趙師民預詳定仍乞借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又召國子監直講胡瑗益州進士房庶同議大樂

四年冬知制誥王洙等獻新樂議者以爲鍾磬皆不合古遠復命近臣詳定仍命參政劉沆梁適監議而當議者各安所習又栗決乃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五年九月親臨視之遷胡瑗阮逸等官而議者謂黃鐘爲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鐘至隋用累黍爲尺而制律定受本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始無

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五代之亂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然大常樂比唐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二律上雖勤勞制作未能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生律也其後詔改名大安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八月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禮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朝會非先王薦上帝享祖考之意帝以爲然

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鑄銅齊而聲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製編鐘皆測古法鑄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錫務得古編鐘一工久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粵朕皇祖寶籥鐘粵斯萬年子子子孫永寶焉叩其聲與朴鍾夷則

清聲合而其形側焉後改鑄正其鈕鑿下垂叩之弁鬱而不揚其鐸鐘又長角而震掉聲不和者郎魯義更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殿定設伏衛既具而大雨雪至暨宮架折帝於宮中跣而告天遂暴感風眩人以義更之言為驗

### 仁宗廟室酌獻奏大仁之曲

### 英宗廟室酌獻奏大英之曲

### 神宗元豐三年詔劉几范鎮楊傑詳定大樂

初傑言大樂之失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聲蓋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雜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為度言雖求不可以逾其聲今歌者或詠一言而

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闕而樂音未終所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煩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言入志詠以為歌五聲隨歌是謂依永律呂協奏是謂和聲先儒以為依人言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樂本效人非效樂者也今祭祀樂章並用月律聲不依永以詠依聲律不和詠聲和律非古制也二曰八音不諧鍾磬缺四清聲簫樂九成以簫為主商樂和平以磬為依周樂合奏以金為首鍾磬簫者眾樂之所宗則天子之樂用八鍾磬簫眾樂本乃倍之為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為君父應聲輕清為臣子故其四聲曰清聲或曰子聲也李照議樂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也八音何從而諧哉今集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為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則編鍾磬簫宜用四子聲以諧八音三曰金石匱倫樂奏一聲諸器皆以其聲應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今琴瑟瑤笙篴笙阮箏筑奏一聲

則鐫鍾特磬編鍾磬擊三聲聲煩而掩眾器遂至奪倫則鐫鍾特  
磬編鍾編磬節奏與眾器同宜物連擊帝乃下鎮凡參定鎮作律  
尺等欲圖上之而凡之議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其樂大抵  
即李照之舊而加四清聲遂奏成第加恩賚而鎮謝曰此劉几樂  
也臣何預焉鎮又言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等以木斗攢竹而以匏  
裹之是無匏音也填器以木為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為備  
樂安可得哉不報

初傑欲銷王朴舊鍾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鍾可校乃詔許借  
朴鍾為清聲不得銷毀後輔臣至太常按試前一夕傑乃陳朴鍾  
已弊者一懸樂工不半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  
朴鍾甚不諧美使樂工叩之韻更佳傑大沮

哲宗元祐三年范鎮上所成樂書並其圖法賜詔褒美

徽宗崇寧元年詔置講議局以大憲之制訛謬殘缺太常樂器毀壞

琴瑟制度參差不同蕭濩之屬樂工自備每大合樂聲韻淆雜而皆  
失之太高箏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能罷按梁隋之制  
也乃設於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成象曲不叶譜樂工率農夫市  
賈遇祭祀朝會則追呼於阡陌閭閻之中教習無素魯不知音議樂  
之臣以樂經散亡無所依據秦漢之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  
博求知音之士而蜀人魏漢津上言臣聞皇帝以三寸之器名為咸  
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為黃鍾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為律  
以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又用第  
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寸謂之物  
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六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  
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則黃鍾之律  
定矣黃鍾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  
節先鑄九鼎次鑄帝座大鍾次鑄四韻清聲鍾次鑄二十四氣鍾然後

均絃裁管為一代之樂詔可其年七月晷鐘成次年帝齋八鼎成八月新樂成列於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闕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揮止之既奏新樂天顏和豫詔賜名曰大晟專置大晟府大司樂一員典樂二員並為長貳大樂令一員協律郎四員以其樂施之郊廟朝會并舊樂不用又詔春秋釋奠賜宴辟雍貢士鹿鳴聞喜宴悉用大晟樂屏去倡優淫哇之聲仍令選國子生散習樂舞

政和三年議禮局上親祠登歌宮樂二舞及大祠中祠登歌二舞之

制見樂門

五月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燕饗已詔有司以大晟樂播之教坊試於殿庭五聲既具無心憊焦急之聲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樂頒之天下其舊樂悉焚燬於是令尚書省立法新徵角二調曲譜已經按試者並令大晟府刊行後續有譜依此其宮商羽調曲譜自從舊新樂器五聲八音方全蒐蒐匏笙石磬之類已經按試者

大晟府畫圖疏說頒行教坊均容直開封府各頒降二副開封府用所頒樂器明示依式造粥教坊均容直及中外不得違今樂敢高下其聲或別為他聲或移改增損樂器舊來淫哇之聲如打斷哨笛研鼓十般舞小鼓腔小笛之類與其曲名悉行禁止違之者與聽之者悉坐罪

蔡條國文補初漢津獻說請帝三指之三寸三合而為九為黃鐘之律又以中指之徑圍為容盛度量權衡皆自是而出又謂有大聲有少聲大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其間之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耦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嘗時以為迂濶斷易之元燁以統樂律進未幾而卒焉如主樂事為建白謂大小不合應書以太史公書黃鐘六寸七分瑁為中聲奏之於初氣班固書黃鐘九寸瑁為正聲奏之於中氣因請帝指時止用之中指又不得徑圍為容盛

故後凡制器不能不準古者工之恒隨律調之大率若非漢津之  
本說者

大樂器建隆迄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以環樂聲高不合中和乃  
詔和唱以三律准較西京銅鐘集石尺為新度以定律呂於是  
歷建隆後有和峴樂仁宗留意樂律判太常寺燕肅言器久不諧  
復以朴准考正時李照以知音聞謂朴准高五律與古制殊請依  
神瞽法鑄編鐘既成遂請改定雅樂乃下三律鍊白石為磬匱中  
金為鍾圖三辰五靈為器之飾於是景祐中有李照樂未幾諫官  
御史交論其非竟復舊制其後詔集侍從禮官參定聲律而阮逸  
胡瑗實主其事更造磬鍾止下一律以大安名之鍾聲夤鬱震掉  
不和滋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於是景祐中有阮逸樂神宗御  
曆嗣守成憲未遑有所制作間從言者緒正一二知禮院楊傑  
上舊樂之失召范鎮劉几與傑參議几傑請遵行祖訓一

并二律用仁宗所制編鐘追考成周公樂之序并正二舞容節而  
鎮欲求一梓一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鍾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  
傑議樂成奏之郊廟於是元豐中有楊傑劉几樂范鎮以為聲雜  
鄭衛退而請大府銅制律造樂哲宗初以樂來上按試於庭以李  
照樂下一律於是元祐中有范鎮樂楊傑復議其失以為出鎮一  
家之學立置不用徽宗欲制作以文太平有方士魏漢津始破先  
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度之說請帝三指為黃鐘之律度鑄  
帝厚景鍾之律樂名曰大晟頒之天下播之教於於是崇寧  
以來有魏漢津樂

右四朝樂志序言宋樂中興以前其制屢易本末太槩如此  
然宋樂遠近刻几之樂行而應廢范鎮之樂元末嘗行至大  
晟樂成於嘉祐舊樂以其制頒行天下蓋建隆之樂至崇  
寧而廢也其言古樂之道雖未易言然學士大夫之

說則不逾欲其音韻之入耳  
今宋之樂雖變然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六常歌工病其太  
濁氣不聽者亦廢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  
不知音律之弊楊傑主之欲廢舊鐘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  
傑亦不知音律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為律徑圍  
為容則寸律工用中指寸不用徑圍且制器不能成劑量工  
人以此律而為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而漢津亦不知然  
則此亦天祐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是樂制雖曰屢變而  
元夫亦樂之善樂者然也贊也非徒以資議論而已今訂正  
鑄而為鐘一難辨所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則亦何取焉  
然其法雖漢津之說亦既私為工師所易而惜不復覺方且自  
謂以律而度釀賞則三人者亦豈真為審音知律之士其言  
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勗阮咸張文收葦之萬一也哉

高宗建炎元年就維揚行郊祀禮凡鹵簿樂舞禮文多未備嚴更整  
場至就取中軍金鼓權一時之用

紹興饗明堂舊樂皆燬於維揚乃相度裁減權用遇兩望祭禮例止  
設登歌通作宮架之樂其部色合用樂工止四十七人乃招收承平  
舊工以補之

上初即位下詔朕方日極憂念屏遠聲樂不令過耳承平典故雖  
實廢名存亦所不忍悉從減罷至紹興十年禮部侍郎施坰奏昨  
內外暫正用樂今徵考大事已畢慈寧又已就養其時節上壽禮  
宜舉樂一如舊制禮部尋言太母還宮國家大慶四方來賀自今  
冬至元正舉行朝賀之禮依國朝故事合設大仗及用樂舞等庶  
明天子之尊舊典不至廢墮詔俟來年舉行

十三年郊祀詔修圓壇有司言大禮辨音律樂宮架樂辨一料外登  
歌樂依在京夏祭列合用兩料其樂器登歌則用編鐘編磬各一架

祝敔二搏拊鼓二琴五色自一三五七至九絃各二瑟四篴四埙篪  
簫並二巢笙和笙各四并七星九曜闋餘匏笙各一麾幡一宮架則  
用編鍾編磬各十二架祝敔二琴五色各十瑟二十六巢笙及簫並  
一十四七星九曜闋餘匏笙各一笙笙十埙二十二篪一十八笛二  
十晉鼓一建鼓四麾幡一乃從太常下之兩浙江南福建州郡又下  
之廣東荆湖南北刷取舊管大宗上于行都有關則下軍器所製造  
并添修雅飾遇雨則油帕排設用樂林而樂器浸備其樂工以太常  
寺所請詔依在京依選擇行止畏謹之召募合登歌宮架用四百四  
十人同日分詣太社太稷九宮貴神每祭各用樂正二人執色樂工  
掌事掌器三十六人三祭共一百一十四人文舞武舞計用一百二  
十八人就用文舞番充其二舞引頭二十四人各行募補所募樂工  
舞師照在京例分三等廩給其募到樂正掌事掌器自六月一日教  
習引舞色長文武舞頭舞師并分詣樂工等自八月一日教習所貴  
樂藝精熟不至踈鹵而樂工漸集

十四年正旦朝會始陳樂舞在庭公卿奉觴獻壽据元豐詳定朝會  
樂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樂隨歌而發第二爵笙入乃奏  
瑞曲惟吹笙而餘樂不作第三爵奏瑞曲堂上歌堂下笙一歌一吹  
相間第四爵合樂仍奏瑞曲而上下之樂交作今悉做舊典首奏和  
安次奏嘉禾成文滄海澄清瑞聖皇祥三曲其樂專以太簇為宮太  
簇之律生氣凌達萬物於三統為人正於四時為孟春故元會用之  
時命給事中段拂等討論量避制度按大晟樂書黃帝有五鍾一  
曰景鍾景者大也黃鍾者樂之所自出而景鍾又黃鍾之本故為  
樂之祖惟天子郊祀上帝則用之自齋宮詣壇則擊之以召至陽  
之氣氣既聞聲闋眾樂乃作祀事既畢擊鼓又擊之  
是年內出御製郊祀大禮天地宗廟樂章及詔宰執學士院兩省  
官刪修郊祀大禮樂章付太常肄習天子親祀南郊園鍾為宮三

奏黃鐘為角一奏太簇為徵一奏姑洗為羽一奏樂凡成六歌景  
安用文德武功之舞饗明堂又鐘為宮三奏黃鐘為角太簇為徵  
姑洗為羽各二奏樂凡九成歌誠安用右文化成成功曆德之舞  
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園鍾為宮三奏黃鐘太簇姑洗各一奏凡六  
成所奏樂與南郊同歌與安用發祥流慶降真觀德之舞前一日  
朝饗太廟黃鐘為宮三奏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皆二奏  
樂凡九成歌與安所用文武二舞與南郊同傳祖廟用基命之樂  
舞翼祖廟用大順之樂舞宣祖廟用天元之樂舞太祖廟用皇武  
之樂舞太宗廟用大定之樂舞真宗仁宗廟樂舞曰熙文曰美成  
英宗神宗曰治隆曰大明哲宗徽宗欽宗廟樂舞曰重光曰承元  
曰端慶皆以無射宮奏之每歲祀昊天上帝者凡四正月上辛祈  
穀孟夏雩祀季秋饗明堂冬至祀圜丘是也園鍾為宮樂奏六成  
與南郊同乃用景安之歌帝臨嘉至神娛錫羨之舞祀地祇者二

夏至祀皇地祇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宮為羽樂奏八  
成乃用寧安之歌儲靈錫慶嚴恭將事之舞立冬後祀神地祇樂  
奏八成歌寧安與祀皇地祇同名而異曲用廣生儲祐厚載疑福  
之舞孟春上辛祀感生帝赤燁怒其歌大安其樂舞則與歲祀昊  
天同三年一禘及時饗太廟九成之樂與安之歌與大禮前事朝  
饗同而用孝熙昭德禮洽儲祥之舞太社太稷用寧安八成之樂  
與歲祀地祇同至於親禘禘禘禘禘及七十二弟子以廣先  
朝崇儒右文之聲天子親學親行酌獻定釋奠為大祀用凝安九  
成之樂節已行事則樂止三成三他如親饗先農親祀高禩則啟  
壇壝奏樂舞按習於同之禮法事神親耕藉田則德音和舊制陳  
設大樂而引之耒耜護聖耕根寧鼓文至以二千人為率先  
農用靜女高禩樂用景安皇帝親行三推禮樂用乾安  
孝宗乾道元年郊祀禮禮文依藝祖乾德郊天例務從簡約於是隸樂

工伎率至減半壇下宮架二百七人首十之一琴二十人瑟十二人  
各省其半笙蕭笛可省者十有八人篋項可省者一十人其閑慢樂  
色量省人數

淳熙六年行明堂禮禮命禮官參酌南郊明堂註用樂為成憲而兼  
酌元豐六觀書典定為後世法程其用樂作止之節前三日太常設  
登歌於壇上祀南北向設宮架於壇南內壇之外立舞臺於鬱綴之

間明堂登歌設於壇上前一日設協律郎位二一於壇上樂簾西  
北一於宮架西北禮間宮架設於壇中一於壇上樂簾西

架北省牲之夕押樂太常卿及丞八行樂架叶律郎展視樂器祀之  
日樂正率工人二舞以次入皇帝乘輿自青城齋殿出樂正撞景鐘

降輿入大次景鐘止明堂不用景鐘厭大求及覓自正門入協律郎跪俛伏  
舉麾工鼓祝宮架乾安之樂作凡升降行止皆奏之明堂奏儀安至午階

版位西向立協律郎偃麾戛鼓明堂至階下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而  
作偃麾而後止禮儀使奏請行事宮架作景安之樂明堂作儀安文舞進

左丞相等升詣神位前樂作六成止皇帝執大圭再拜內侍進御匝  
悅宮架樂作悅手車樂止禮儀使前導升壇宮架樂作至壇下樂止

升自午階明堂升自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嘉安之樂作明堂至堂上作  
鎮奠鎮圭奠玉幣于上帝樂止詣皇地祇太祖太宗神位前如上儀

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明堂降自階宮架樂作至版位樂  
止奉俎官樂正門宮架樂作之樂作明堂作儀安跪奠俎訖樂止內侍以

御匝悅進宮架樂作悅手拭器樂止明堂作儀安禮儀使導升壇宮架樂作至午  
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明堂升自壇登歌信安之樂作

明堂作慶詣神位前三祭酒少立樂止讀冊皇帝再拜每詣神位並如  
之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樂止奏

請還小次宮架樂作入小次樂止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明堂作德安  
舞者立定樂止亞獻升詣酌尊所西向立宮架正安之樂作明堂皇太子為

中六十三

為豆獻三祭酒以次酌獻如上儀樂止終獻亦如之奏請詣飲福位

宮架樂作至午階下歌樂作將至位樂止登歌信安之樂作明堂作

飲酒福禮畢樂止禮儀道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言架樂作至

版位立樂止明堂不降階徹豆登歌熙安之樂作明送舞言架景安

之樂作一成止明詣望燎望瘞位宮架樂作至位樂止明堂有瘞無瘞

瘞畢還大次宮架樂安之樂作明堂三帝素二輦出大次

樂正撞景鐘鼓吹振作降輦還齊殿景鐘止百官宗室班賀于端誠

殿奏請聖駕進發軍樂引導至麗正門大樂止令奏采茨之樂進入

門樂止明堂就賀于樂御麗正門肆赦前期太常設宮架樂于門

之前設鉦鼓于其西皇帝升門至御閣大樂正令撞黃鍾之鐘右五

鐘皆應乾安之樂作升御座樂止金雞立太常擊鼓因集鼓聲止宣

制畢大樂正令撞蕤賓之鐘右五鍾皆應皇帝還御幄樂止乘輦降

門作樂引導至文德殿降輦樂止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太常寺大樂局祀天神祭地祇饗宗廟應用

大樂名件凡三十四種歌色一也笛色二也塤色三也篴色四也

笙色五也簫色六也編鍾七也編磬八也鐻鍾九也特磬十也五

琴色十一也瑟色十二也祝敔十三也搏拊十四也晉鼓十五也

建鼓十六也鞀應鼓十七也雷鼓祀天十八也雷鼗鼓同十九也

靈鼓祭地二十也靈龜鼓同二十一也露鼓饗宗二十二也露龜

鼓二十三也雅鼓二十四也相鼓二十五也鼙鼓二十六也旌

壽二十七也金鉦二十八也金鈸二十九也單鐸三十也雙鐸三

十一也鏡鐸三十二也素座三十三也麾幡三十四也此外又有

景鐘者天子親祀上帝則用之非祠官所常用

寧宗嗣位禮樂之事遵式舊典未嘗敢有改作先是孝宗廟奏用大

倫之樂舞光宗拊廟奏用大和之樂舞詔恭依

上初纂承當甲與六七十載之間士多嘆樂典之久墜類欲蒐講

古制以補聖世遺缺於是姜夔進大樂議于高宗言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鐘鐃鐘景鐘有特磬下二磬編磬三鐘三磬未必相應填有大小蕭麓必有長短笙簧之響者遺澤亦必合度琴瑟絃有緩急燥濕軫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衆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鐘不知其果應否樂曲知以七律為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求言之旨善鐘奏而聲或林鍾林鍾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八音之中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又琴瑟聲微常見蔽於鍾磬鼓簫之聲匏竹土聲長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一句而鍾四擊一字而箏一吹未十古人槁木賈珠之意况樂工苟焉占籍擊鍾磬者不知琴吹匏竹者不知匏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聲聲不屬比年人事不和天地多忒由大樂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氣也宮為君為父商為臣為子宮商和則君臣父子和徵為火羽為木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宅常使水聲衰火聲盛則可助南而抑北宮為夫徵為婦商雖父宮實母之子常以婦助夫子助母而後聲成文盛則宮唱而有和商盛則宮有子而生生不窮休祥不召而自至災害不祓而自消聖主方將講禮郊見願詔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用樂曲條理五音變括四聲而使之叶和然後品擇樂工其上者教以金石絲竹匏土歌詩之事其次教以夏擊干羽四金之事其下不可教者汰之樂古樂未易遽復而追還祖宗盛與實在茲舉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十一

鄒陽馬端臨貴與著

樂考

歷代製造律呂

黃帝使伶倫取竹於嶺溪之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竽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六雌鳴六詳及註見後卷虞舜同律度量衡

周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鳴黃鍾太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六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大鍾百之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典同掌六律六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故書同作

銅樂司農云一編管以竹為管陰律以銅為管竹管也各順其性宜謂律逆氣者在則助陽宣氣與之同管以銅為之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度量數度廣長也齊量後身之所容凡和樂亦如之和謂調其故諸也

漢文帝令丞相此平侯張敖始定律

太史公律書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勢則一稟於上律六律為萬

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生敵知吉凶關其効勝負百王

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改律聽聲孟春以至子季冬殺氣相并

而音尚宮其書云夫戰太師九律孟春以至子季冬殺氣相并

外畔大國之王雖稱善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改云云高祖有天下三邊

之謀故偃武一休息蕭張祖願苦軍事亦有蕭張

南越朝鮮正義曰自全秦時

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隘選婦觀望需音充反選音思充反

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

孝文曰朕能任衣冠正義曰朕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

共不着取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

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止元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

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功邊民父子荷戈日久正義曰

反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公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

通使休寧北隣為功矣且無謀兵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

於田畝天下殷富粟三十餘錢鳴雞吠犬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又曰文帝時嘗天下去湯火人一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

百姓遂安自言六七十翁亦未嘗上六市三游意嬉戲如小兒狀

孔子所謂者德君子者耶

求嘉謀氏曰律呂之法起於黃帝氏律足說定於太史公知

黃帝氏之法而不知太史公之說則難不制律知太史公之說

而未知黃帝氏之法則雖未能制律而不害其為律矣何者黃

帝使伶倫取黃帝之法則雖未能制律而不害其為律矣何者黃

擬鳳而十二律之法由是而定信也起於黃帝者也黃帝氏  
之法雖存而太史公之說未始別天下之人雖知律之不可闕  
於樂而不知所以制律之本雖知律之不可廢於度量衡而不  
達所以制律之意亦不知而意不定則雖斷竹斷銅定形穴竅  
區區用上董之黍亦其長短而較其合否審日表之力以為之  
未見其能定也然則太史公之說果安在哉蓋太史公之為律  
書也其始不言律而言其不言其用而言其之偃及言兵之  
偃而於漢之世帝尤加詳焉既曰陳武請以朝鮮而文帝以謂  
願且堅邊設依結和通使由是而天下富庶雞鳴狗吠煙火萬  
里可謂和樂者矣又曰文帝之時能不擾亂由是而百姓遂安  
耆老之人不至市廛遊教嬉戲如小兒狀嗚呼若太史公者可  
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意者也何則當文帝時偃兵息民  
結和通使而天下安樂則民氣歡洽陰陽協和而天地之氣一

隨以正苟制度以候之其氣之相應自然知吾律之為是其氣  
之不合自然知吾律之為非因天地之正氣以定一代之正律  
律有不可定者乎古人所謂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  
正而十二律定殆謂是歟然則律呂之說豈非定於太史公者  
武帝正樂置協律之官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

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韋玄成試問房樂府房  
對受學於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  
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夫  
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  
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竇羲作易紀陽  
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鐘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  
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月令章句曰以姑洗  
也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谷終一日廿六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

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月令章句曰律率也聲之律也上古聖人

傳也於是始鑄金作鐘以五十二月之聲然後以文鐘口

別乃裁竹為管謂之律。律者清濁之聲也。管者清濁所以

制長短。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之謂也。房又曰竹

聲不可以調度。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

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

節。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

之本也。前書註曰。章帝時。李陵文學。景於。術家以其聲微而體

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粗。然絃

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絃。今與黃鍾相得。案畫以求。諸

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

朱子語錄文蔚問國語二律者立均。出度韋昭註云。均謂均鍾

木長七尺。係之以弦。不知其制如何。曰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鍾

為宮。便以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

宮蕤賓為變。徵這七律。自為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

先須吹律。便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

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做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

為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絃。一弦是全律。

黃鍾只是散聲。入自黃鍾起。至應鍾有十二弦。要取其聲用。柱

子來逐弦分寸。上柱定取聲立均之意。本是如此。

平帝元始中。王莽秉政。徵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典

領條奏言之。最詳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

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効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

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順

性命之理也。書曰先筭其命。師古曰。逸書也。言三也。本起於黃鍾

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孟康曰。黃鍾一之律也。子數一。大極

也。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孟康曰

三十四  
一乘五三餘則轉因其成數以三乘之歷十二其算法用竹徑一分

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觔為一程程者曰六觔六角也度角

長象坤呂林鍾之長張長曰林鍾長六寸五分一角一分其數以易大衍

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孟康曰以四

規圍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張晏曰準水平量深賾索隱鉤深致

遠莫不用焉師古曰曠亦深度長短者不失毫釐孟康曰毫免毫也

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

權輕重者不失黍粟孟康曰案音囁應劭曰十黍為

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

于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也五聲之

律十有二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

掌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職在內官內官署名百官

少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權衡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

均物平輕重也職在大行鴻臚掌之平均曲直齊一遠近故在鴻凡

律度量衡用銅者各自名也銅者以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

物之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

有似於士君子之行具以用此也引長十分廣

後漢肅宗元和元年待詔撰律考律考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

音者故待詔嚴宗真以律法教子男宣通習願召宣補學官主調

樂器詔從之太史丞弘試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云不知何律

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施候部莫知復見

靈帝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

而堅為百耳

初屬少府中屬廷尉掌之法度所起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

音倉括反權輕重者不失黍粟孟康曰案音囁應劭曰十黍為

反此字讀亦權輕重者不失黍粟孟康曰案音囁應劭曰十黍為

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分書猶不能定其弦緩急也音不可書以時人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權常數及候氣而已夫五音生於陰陽分為十二律轉生六十皆所以紀十二氣效物類也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即律也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厥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景候鐘律權土灰放陰陽冬至陽氣至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鐘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淮南子曰水勝故夏至溫濕故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易緯曰冬至入主不出宮寢兵從樂五日擊黃鐘之磬公卿大夫列士之意得則陰陽之氣如度數矣至之日如冬至之禮冬至之日則歲深人民多謠言政令為之不平器進則水畧退則旱進一尺則日食退一尺則月食月食則道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墁必正臣下之行日食則正人主之道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棗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

上以葭葦灰抑其內端葭葦出河內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為氣所

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推二至乃

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其如曆月令章句曰古之為鐘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

度數正則音亦正矣鐘以斤兩尺寸中所容受并斗之數為法律亦以寸分長短為度故曰黃鐘之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其餘皆補短雖大小圍數無增減一度量者可以文

載口傳與衆共知然不知耳決之明也魏武帝時杜夔精識音韻為雅樂郎中令鑄銅土柴玉有巧思多所

造作為時人所知夔令玉鑄鐘其置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

其廢之謂夔清濁任意許於魏武臣所鑄鐘雜參更試然後知夔為

精妙而王之謬也

晉武帝時張華首勸魏杜夔所造鐘律其聲繁多不諧合乃出御

府古今銅竹律二十五銅尺銅斛七具按減新尺短夔尺四分因造

十有二笛笛具五音以應京房之術笛體之音皆冬用蕤賓林鍾之

角短則又倍之二為八律而後成去四分之一而以本宮管上行度

角短則又倍之二為八律而後成去四分之一而以本宮管上行度

之則宮亢也因言亢以本宮徵管上而度之則徵亢也各以其律展  
轉相因隨亢疎密所宜置之或于之或四之以調律三正雅樂正會  
殿庭作之自謂言商克諧然論者謂商為商解初商常於路達趙賈  
呂未詳曰得商之午無則謂商時既成善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  
常心譏勗新律聲高以謂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作樂勗自以  
為遠不及咸常意咸謂之不調以為美已乃出咸為始半相後有由  
夫耕於野得周玉尺勗以校己所理鍾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  
咸之妙

宋元嘉中太史錢樂之以為京房六十律上下相生終於南事乃因  
京房南事之餘更生三百律王梁博士沈重鍾律議曰易以三百六  
十策當暮之日此律曆之數也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  
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律曆之數天地  
之道也此則自古而然矣重乃依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但

百六十律各因日月之本律以為一部以一部律數為母以一中氣所  
有日為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各一律所建日辰分數也以之分配  
七音則建日冬至之聲黃鍾為宮太簇為商林鍾為徵姑洗為角應  
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五音七聲於斯和備其次日建律皆依次類  
運行當日者各白為宮而宮徵亦以次從以故聲徵氣辨識時序萬  
類所宜各順其節自黃鍾終於壯進一百五十律皆三分損一以下  
生自依行終於億兆二百九律皆三分益一已上生唯安運一律為  
終不生其數皆取黃鍾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本以九三  
為法各除其實得寸分及小分餘皆委之即各其律之長也脩其律  
部則上生下生宮徵之次也今更置名次云 黃鍾一部二十四律  
每律直三十四分日之三十一 大呂一部二十七律每律直一十一日及二 太簇一  
部三十四律 夾鍾一部二十四律 夷則一律二十六律 南呂  
一部三十四律 無射一部二十七律 應鍾一部二十八律

梁武帝素善鍾律詳悉舊事遂自制定禮樂又立為四器名之為通  
 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高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弦一曰  
 玄英通應鍾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黃鍾絃用  
 二百七十絲長九尺大呂絃用二百五十二絲長八尺四寸三分差  
 弱二曰青陽通太簇絃用二百四十絲長八尺夾鍾絃用二百二十  
 四絲長七尺五寸弱姑洗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七尺一寸一分強  
 三曰朱明通中呂絃用一百九十九絲長六尺六寸六分弱蕤賓絃  
 用一百八十九絲長六尺三寸二分強林鍾絃用一百八十絲長六  
 尺四寸四曰白藏通夷則絃用一百六十八絲長五尺六寸二分弱  
 南呂絃用一百六十絲長五尺三寸二分大強無射絃用一百二十九  
 絲長四尺九寸一分強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  
 又制為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大呂笛長三尺六寸太簇笛長  
 三尺四寸夾鍾笛長三尺二寸姑洗笛長三尺一寸中呂笛長二尺  
 九寸蕤賓笛長二尺八寸林鍾笛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尺六寸  
 南呂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用笛  
 以寫通聲飲古鍾玉律并周代古鍾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  
 七聲莫不和韻

後魏孝明帝神龜元年有陳仲孺自江南歸魏頗閑樂事請依前漢  
 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有司問仲孺言前被符問京房准定六十律之  
 後雖有器存曉之者尠至後漢嘉平末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緩急  
 聲之清濁仲孺授自何師出何典籍而云能曉答曰仲孺在江左之  
 日頗愛琴又嘗覽司馬彪所撰續漢書見京房准術成數昭然而張  
 光等不能定仲孺不量庸昧切有意焉遂為愚思鑽研甚久雖未能  
 測其機妙至於聲韻頗有所得度量衡曆山自書鍾雖造管察氣經  
 史備存但氣有盈虛忝有巨細差之毫釐天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  
 聲驗吉凶則是非之源諒亦難定此則非仲孺淺識所敢聞之至於

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微羽類皆小清至於清濁相宣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閑准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五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至乖謬按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是謂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為宮而商角徵羽以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微羽宜清若依公孫崇上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為宮清濁悉足非唯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鍾為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林鍾為徵則一任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酒錯採眾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為宮大呂為商蕤賓為徵則微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呂為徵其商角羽並無其韻若以中呂為宮則十二

律內全無所取何者中呂為十二之窮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中呂為宮乃以去減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為宮猶用林鍾為商黃鍾為徵何由可諧仲孺以為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准不妙若如嚴嵩父子心賞清濁是以為難若依按見尺作准調弦緩急清濁可以意推耳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畧舊誌唯云准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黃鍾相得按畫以求其聲遂不辨准須柱以求柱有高下絃有粗細餘十二絃復應若為致令攬者迎前拱手又按房准九尺之內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內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為准一寸之內亦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於准一分之內乘為二千分又為小分以辨強弱中間是促雖離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之雖然仲孺私曾考驗但前却中柱使入常准尺分之內相生之韻已自應合然分數既微器宜精妙其准平妙直須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與

二頭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又中絃粗細與  
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軫調聲今與黃鍾一管相合中絃下  
依數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弦須施柱如箏又凡絃皆須素  
張使臨時不動則於中絃按畫一周之聲度者十二絃上然後依相  
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  
法以均樂器其調以宮為主清調商為主平調以角為主然後錯採  
衆聲以文飾之如錦繡自上代以來消息調准之方並史文所畧出  
仲孺愚思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平仲孺尋之分數精微如彼定絃  
急緩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視掌上不知藏中有准既未識其器又安  
能施絃也且遂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故云知之者  
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毫釐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  
經師授然後尋竒哉但仲孺自省庸淺才非贍足正可粗識音韻纔  
言其理致耳時尚書蕭寶融又奏金石律呂制度調均自古以來鈔

或通曉仲孺雖粗述而學木師授云出己心又言舊器不任必須更  
造然後克諧上違用舊之旨輕欲製造臣切思量不合依許詔曰禮  
樂之事蓋非常人能明可如所奏

北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  
常與人對語則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  
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  
則一扇自動他扇並往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焉

隋文帝開皇二年詔求知音之士叅定音樂沛國公鄭譯言考尋樂  
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  
每常求訪終莫能通初周文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  
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  
西域稱爲知音代相傳音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宜若合符  
一曰婆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商宮聲也

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五曰沙臘華言應聲也即徵聲也六曰般躋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侯利篋華言解牛聲即變宮聲也譯言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呂之名且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曰者則謂之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簇南呂姑洗五均以外七律更無調聲遂因其所捨琵琶絃柱相飲為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大樂所奏林鍾之宮應用林鍾為宮乃用黃鍾宮聲應用南呂為商乃用太簇為商應用應鍾為角乃取姑洗為角故林鍾一宮七聲三聲並戾其十一宮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聲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譯因作書二十餘篇明其音趣至是譯以其書宣示朝廷并立議正之有萬寶常者妙達鍾律徧解六音常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

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文帝後召見問鄭譯所定音樂可否對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遂極言樂聲哀怨淫故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上遂從之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於譯調二律并撰六樂譜十四卷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絲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千八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時創立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為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為時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駁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感又及月今所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又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准此而言每應宮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為七調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譯答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歷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太簇為人始是

爲三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鍾爲冬是爲四時四時三  
時是以爲七今若不以二變爲調曲則是冬夏聲闕四時不備是故  
每宮須立七調於是衆從譯議譯又與變俱云按今樂府黃鍾乃以  
林鍾爲調首失君臣之義清樂黃鍾宮以小宮變徵互爲相生之道  
本請推黃鍾爲調首清樂去小呂還用蕤賓爲變徵衆皆從之變又  
真譯議欲累黍立分正定律呂時以音樂久不通譯變等一朝能爲  
之以爲樂聲可定而何妄舊以學聞推爲儒首帝素不悅學不知樂  
妄又恥已宿儒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十二律還相爲宮  
曰經文雖道旋相爲宮恐是直言其理亦不通隨月用調是以古來  
不取若依鄭玄及司馬彪須用六十律方得和韻今譯惟取黃鍾之  
正宮兼得七始之妙義非止金石諧韻亦乃龔廡不繁可以享百神  
可以合萬舞矣而又非其七調之義曰近代書記所載縵樂鼓琴吹  
百之人多云三調之聲其來久矣請存三調而已時牛弘總知樂事

不能精究音律實常又脩洛陽舊典言幼學音律師於祖孝徵知其  
上代修調古樂周之璧壘殷之崇牙懸八角七盡依周禮備矣所謂  
正聲又近前漢之樂不可廢也是時競爲異議各立朋黨是非之理  
紛然齟齬或欲各令脩造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妄恐樂成善惡易  
見乃請張樂試之遂先說曰黃鍾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  
曰洋洋和雅甚與我會妄因陳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帝大悅班賜  
妄等修樂者自是譯等議寢帝又遣毛萸及蔡子元干普明等以候  
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屋之內以木爲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  
十二辰置干按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葦之灰以輕緹素  
覆律口每地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于外而氣應有早晚  
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則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  
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帝異之問牛弘弘對曰灰飛  
半出爲和氣灰全出爲猛氣吹灰不能出爲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

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有異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內應並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對

致堂胡氏曰音五尔而律吕十有二猶十二支而配十干所以變而不窮也律吕陰陽也關一則不和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今獨奏黃鍾而不用餘音是有君而無臣無民無事無物其為君也不亦亢乎何安佞人也逢迎周宣立五后者隋文豈不知之而命以典樂安能探其主猜防克忌之微而尊隆君道寓意於黃鍾帝果悅而從之遂使古樂盡廢後世無所考焉其害豈不甚哉且禮樂曆數有國之大事也土澤滅息易學不傳有欲議禮則紛如聚訟有欲修樂則詭承君意有欲正曆則必請殺異己者竟不能復三代之正況欲行先王之道乎夫論事莫驗於成敗之效萬寶中妙達鍾律樂聲雅淡必

近古矣而為蘇威父子所抑及太常樂成寶常聞之曰亡國之音也淫厲而哀天下將亡矣不二十年而其言驗向使隋文以五音不可偏廢折何妥而譯牛弘之徒而專委寶常製作雖不能救隋之亡而先代正立必不至泯絕於隋世矣雖然寶常知樂之聲音而未知樂之道也如知樂之道則其將死當以其書授之好樂者使傳於後而以不遇遂焚其書無廣博易良油然和樂之心故曰不知樂之道也

唐高祖初受禪未遑改創樂府尚用隋氏舊文至武德九年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孫正雅樂孝孫以梁陳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大唐雅樂以十二月各順其律旋相為宮製十二和之樂合三十二曲八十有四調周禮有義亡絕已久莫能知之

朝復古自孝孫始也

太宗貞觀初張文收善音律常覽蕭吉樂譜以為未甚詳悉乃取歷

代沿革截竹為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太宗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大樂有古鍾十二近代唯用其七餘有五鍾仍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樂者皆響徹時人咸伏其妙尋授協律郎及孝孫卒文收復採三禮更加厘革依周禮祭昊天上帝以圜鍾為宮詳見樂門雅樂既成文收復請重正餘樂帝不許曰朕聞人和則樂清隋末喪亂雖改音律而樂不和若百姓安樂金石自諧矣文收既定樂後鑄銅律三百六十皆藏於大樂署

總章中潤州得玉磬以獻張文收扣其一曰是晉某歲閏月造者得月數當十三今闕其一於黃鍾東九尺搯必得焉下州求之如言而得裴知古武太后朝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切云此人當墜馬好事者隨觀之行未半里馬驚墮地死常觀人迎婦聞婦珮玉聲曰此婦人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亡其知音皆此類也近代言樂衛道弼為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曹紹夔次之

弼皆為太樂令享北郊監享御史有怒於夔欲以樂不和為之罪雜扣鍾聲使夔聞名之無誤者由是反歎伏又洛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為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尋以告俄擊齋鍾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與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異其或効乃具饌以行紹夔夔食訖出懷中錯鍾磬數處而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紹夔云此磬與鍾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亦愈

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得律一因中官李輔國獻之云太常諸樂調皆下不合黃鍾請悉制諸鍾帝以為然乃悉取太常諸樂器入于禁中更加磨剡凡二十五日而成御三殿觀之以還太常然以漢律攷之黃鍾乃太簇也當時議者以為非是

周世宗顯德六年樞密使王朴上疏曰臣聞樂作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氣既和反感於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黃

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之聲為樂之端也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鍾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為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者之於歌頌將以奉天地事祖宗和君臣接賓旅恢政教厚風俗以其功德之形容告於神明俾百代之後知邦國之所由行者也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宮聲廢洎東漢雖有太子丞鮑鄴興之亦入志而音息無嗣續之者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有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聲其餘五調謂之啞鍾益不用故也唐太宗有知人之明善復古道乃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在懸之器方無啞者所以知太宗之道與三五同功焉安史之亂京都為墟器之與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漸多絀繆逮乎黃巢之餘工器俱盡其莫不獲文記亦亡集官酌詳終不知其制度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公案周官考工記之文鑄鍾十二編鍾

二百四十虀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懸者是也雖有樂器之狀殊無相應之和逮乎偽梁後唐歷晉與漢皆享國不遠未暇及於樂至于十二鑄鍾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而擊之編鍾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七聲作黃鍾之宮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四調於是乎泯滅樂之缺壞無甚於今陛下天縱文武奄宅中區思復三代之風臨視樂懸親自考聽知其志失深動上心乃命中書舍人竇儼參詳太常樂事不踰月調品八音粗加和會以臣曾學律曆宣示古今樂錄令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奉詔遂依周法以柝系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為黃鍾之管與見在黃鍾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為眾管至吹用聲不便乃作律准十三絃宣聲長九尺張絃各如黃鍾之聲以第八絃六尺設柱如林鍾第三絃八尺設柱為太簇第十絃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為南呂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為姑洗第十二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為應鍾第

七絃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爲蕤賓第二絃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爲大  
呂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爲夷則第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  
爲夾鍾第十一絃五尺一分設柱爲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  
柱爲中呂第十二絃四尺五寸設柱爲黃鍾之清聲十二聲中旋用  
七聲爲均爲均之主者惟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  
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  
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曲由之出焉旋宮之聲久絕一日而補出臣  
獨見恐未詳悉望下中書門下集百官及內外知音者較其得失然  
後依調製曲八十四調曲有數百今見存者九曲而已皆謂之黃鍾  
之宮聲其餘六曲錯雜諸調蓋傳習之誤也唐初雖有旋宮之樂至  
於用曲多與禮文相違既不敢用唐爲則臣又惜學獨力未能備究  
古今亦望集多聞知禮樂者上本古典下順常道定其義理於何月  
行何禮合用何調曲聲數長短幾變幾成議定而製曲方可又臣所

用所補雅樂旋宮八十四調并所定尺所吹黃鍾管所作律准謹並  
上進乃詔尚書省集百官詳議兵部尚書張昭等議於太常寺命太  
樂令賈峻奏王朴新法黃鍾調七均音律和諧不相凌越其餘十一  
管諸調望依新法教習以備禮寺施用從之

宋太祖皇帝以雅樂聲高詔有司重加攷正時判太常寺和峴上言  
古聖設法先立尺寸作爲律呂三分損益上下相生取合其音謂之  
形器但以尺寸長短非書可傳故累秬黍求爲準的後代試之或不  
符會西京銅望臬可較士法即今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是也及  
以王朴所定尺比較短於石尺四分作樂聲之高蓋由於此況影表  
測於天地則管律可以準繩上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并黃鍾九寸  
之管命工人較其聲臬下於朴所定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秬  
黍累尺較律亦相符合由是重法十二律管雅樂和暢

仁宗時馮元等上新樂法廣樂說時鄧保信阮逸胡瑗等亦奏造

鍾律詔翰林學士丁度等取保信逸瓊等鍾律詳攷得失度等上議以爲黍有圓長大小而保信所用者圓黍又首尾相銜逸等上用天者故再考之即不同亦既有善故難以定鍾磬謹詳古今之制自晉至隋累黍之法但求赤莖管不以權量黍校故歷代黃鍾之管容黍之數不同惟後周埴地得古玉斗據斗之律兼制權量亦不同周漢制度故漢制有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之說悉起於黃鍾今欲器數之制參伍無失則班志積分之法爲近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自戾本法保信今尺以圓黍累之及首尾相銜又與實龠之黍再累成尺不同又言歲有豐儉地有肥瘠就令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黍校驗亦復不齊是蓋天物之生理難均一古之立法存其大槩耳故前代制亦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參校焉晉泰始十年荀勗管等校定尺度以調鍾律是謂晉之前尺公曾等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王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

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當時以公曾尺揆校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前史稱其用意精密隋志所載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晉之前尺爲本以其與姬周之赤劉歆銅斛尺建武銅亦相合切惟周漢二代享年永久聖賢制作可取則焉而隋氏鑄毀金石典正之物罕復存者夫苦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酬驗者惟有漢錢而已周之園法歷載曠遠莫得而詳秦之半兩實重八銖漢初四銖其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始行五銖下暨隋朝多以五銖爲號既歷代尺度屢改故小大輕重鮮有同者又盜鑄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當校其首尾肉好長廣分寸皆合正也者用之然有唐貞觀三百年其制度法度雖未遠周漢之可謂之守之也今朝廷心亦度之中當依漢錢分寸若以爲太粗則宜用更細之法得詳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考之亦宜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有妙達鍾律之學者在擬正之以從周漢之舊可也乃詔罷

其議

宋祁田况薦益州通志古音考卷之七其樂意備亡三卷召詣闕  
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尺之長以二穀秬黍中者一黍之  
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其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  
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言前世以黍為尺以製律是律生於  
尺尺非起於黃鍾也且漢志云一黍一分有益九十分之一後儒誤  
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  
九十分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為亦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乃  
為言日照以縱黍累赤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瓊以橫黍累  
赤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毫一毫是皆以八生律不合古  
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為黃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為空徑  
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一說為是蓋因黍為亦始失之於隋書當  
時流者以其容受不合弃而不用及隋平陳得古樂器高祖聞而嘆

曰華夏舊聲也遂傳用之至唐祖孝孫張文收號稱知音不能更造  
赤律止沿隋之古樂制定聲器朝廷久以鍾律未正屢下詔書博訪  
群議莫有所獲今庶所言以律生赤誠衆論所不及請如其法試造  
赤律更以古器參攷當得其真乃詔王洙與鎮同於修制所如庶說  
造律赤管律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命徑九分深一寸赤起黃鍾  
之長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樂高古樂五律比律成  
亦下三律以為今所用黍非古所謂一黍黍也赤比橫黍所累者長一寸  
四分庶又言古有五音而今無正徵音國家以火德王徵屬火不宜  
闕今以旋相五行相生法以音以言尚書同律度量衡所以齊一  
風俗今太常教坊鈞容及天下州縣各自為律非書同律之義且古  
者帝王巡狩方岳必致禮樂同異以行誅賞謂宜頒格律自京師及  
州縣毋容輒異有擅尚下者論之帝召輔臣觀庶所進律赤管又令  
庶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為宮事人撰圖以進其說以五正二變

配五音迭相為五行之或八十四調者以宮徵商羽角五音次第配  
七聲然後加變宮變徵一應以足之率推以旋相之法謂五行相夾  
非是當改變徵為變羽易變為變商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為  
宮而五行相生終始無窮詔以其圖遂詳定所廢又論吹律以聽軍  
聲者謂以五行逆順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說畧矣是時瓊逸制樂有  
定議乃補庶試秘書省校書郎造之鎮又上書曰陛下制樂以事天  
地宗廟以揚祖宗之休茲盛德之事也然自下詔以來及今年有  
司之論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竊惟樂者和氣也發  
和氣者聲音也聲音之生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  
後人參考之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道也有形者柷黍也律  
也亦也龠也鞀也斛也筭數也權衡也鍾也磬也是卜者必相合而  
不相矣然後為得今皆相矣而不相合則為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  
而欲求無形之聲音其和安可得哉謹條十者非是之驗惟裁擇焉

按詩誕降嘉種維柷維秬誕降者天降之也許慎云柷一稔二米又  
云一柷二米後漢任城縣產秬黍三斛八斗實皆二米史官載之以  
為嘉瑞又古人以秬黍為酒者謂之秬鬯宗廟降神惟用一尊諸侯  
有功惟賜一卣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可貴也今秬黍取之民  
間者動至數斛秬皆一米河東之人謂之黑禾設有真黍以為取數  
至多不敢送官此秬黍為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空徑徑三分圍  
九分長九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徑三分四厘  
六毫圍十分三厘八毫是圍九分外大其一分三厘八毫而后容千  
二百黍除其圍廣則其長止七十六分二厘矣說者謂四厘六毫為  
方分古者以竹為律竹形本圓而今以方分置筭此律之為非是二  
也又按漢書分寸赤文引本苑書鍾之長又云九十分黃鍾之長者  
據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之施於量曰黃鍾之龠施於權衡則  
曰黃鍾之重施於赤則曰黃鍾之長今遺千二百之數而以百黍為

尺又不起於黃鍾此赤之為非是三也又按漢書言甬其狀似爵爵謂爵琖其體正圓故甬當圓徑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與律分正同今甬乃方一寸深八分一甬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筭也此甬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鬲法方赤圓其外深赤容六斗四升方赤者八寸之赤也深赤者十寸之赤也何以知赤有八寸十寸之別按周禮璧羨度赤好三寸以爲赤璧羨六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赤以爲赤則八寸十寸俱爲赤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赤八赤爲步今以周赤六十四寸爲步八赤者八寸之赤也六赤四寸者十寸之赤也同謂之周赤者是周用八寸十寸赤明矣故知以八寸尺爲鬲之方十寸赤爲鬲之深而容六斗四升千二百八十甬也積實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今鬲方赤積千寸此鬲之非是五也又按漢書斛法方赤圓其外容十斗旁有甬焉當隋時漢斛尚在故隋書載其銘曰律嘉量斛方赤圓其外甬九厘五毫累百六十

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赤深一赤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筭法圓分謂之徑圍方謂之方斜所謂徑三圍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圓分而以方法筭之此筭數非是七也又按權衡者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鬲其重一鈞聲中黃鍾漢之斛其重二鈞聲中黃鍾鬲斛之制有容受有赤寸又取其輕重者欲見薄厚之法以攷其聲也今黍之輕重未真此權衡爲非是八也又按堯氏爲鍾大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今無大小厚薄而一以黃鍾爲率此鍾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爲磬倨句一鉅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蓋各以其律之長短爲法也今亦以黃鍾爲率而無長短薄厚之別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也易見者也使其一不合則亦可以爲法況十者之皆相戾乎臣固知其無形之聲者不可得而爲也請以巨章下有司問黍之二米與一米孰是律之空徑三分與三分四厘六毫孰是律之起亦與赤之

起律孰是命之圓制與方制孰是肅之方亦圓其外深亦與方亦孰是斛之方亦圓其外深旁九厘五毫與方亦深亦六寸二分孰是筭數之以圓分異方亦孰是權衡之重以二米至黍與一米孰是鍾磬依古法有大小輕重長短薄厚而中律與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是不足定然後制龠合升斗黼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後下詔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後可以為量為鍾磬量與鍾磬合於律然後可以為樂也今亦律本末未定而詳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費無慮千萬計矣此議者所以云云也然議者不言有司論議依違不決而顧謂作樂為過舉又言當今宜先政令而禮樂非所急此臣之所尤惑也倘使有司合禮樂之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親臨決之顧於政令不已大乎

元祐初鎮用房庶律法上所定樂下詔褒美楊傑言按爾雅秬黑黍秬一稗二米法律有用秬黍之文無用秬之說以為必得秬然後制律未之前聞也鎮所造銅量斛在上斗在下左耳為升右耳上為合下為龠上三下二與漢制符矣漢志量聲中黃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孟康曰反斛聲中黃鍾覆斛亦中黃鍾之宮臣叩鎮所造銅量其聲不與黃鍾合則非漢制也黃帝命伶倫斷竹節兩間聽鳳之鳴以為律呂此造律之本也初無用黍之法至漢制乃有用黍之制鎮以為世無真黍乃用大府尺以為樂尺而又下一律有奇其實下舊樂三律矣其可用乎鎮樂律卒不行

司馬光君實與范鎮景仁性反論鐘律書

君實書云蒙示房生

尺法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元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誤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言前世以來累黍為尺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厘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

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誤以一分爲一分其法  
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書中確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鍾九寸  
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  
仁比來盛稱此論以爲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謬杜  
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  
景仁曰房生家有僕書異於今本夫按累黍求尺其來久矣生所  
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其衆曾不寤  
也又其書旣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  
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  
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  
乎必若所云則爲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  
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後制律返生於度  
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嚮使

古之律存則斂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  
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  
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邪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  
所爲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  
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  
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  
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  
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  
求律之爲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爲黃鍾之律是則律生  
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  
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厘六毫此四厘六毫者何從  
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  
言之徑七分者圍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爲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太

煩則上下輩之所為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厘六毫不及半分故棄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宜無有戴死空之處而欲責其絲忽不差耶景仁曰生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為九寸取其三分以為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為法何得度法獨用一黍光按黃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据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不可至於度法止於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為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鍾適當古之中呂不知生所謂中呂者果后夔之中呂耶開元之中呂耶若開元之中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太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為豈能盡得律呂之正

取以為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太惑也景仁復書曰一君實曰漢書傳於世矣更夫大儒甚眾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謬為脫文以欺於鑪也夫大不然鎮豈可欺哉亦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身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猶鎮之知庶也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理義哉又云一黍之起劉子駿孟堅之書為冗長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豈可直以一千二百黍置其間哉宜起一黍積而卒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為冗長乎若如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是子駿孟班之書不為冗長而反為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是為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以積為排積之積廣為一黍之廣而然耶夫積者謂積於管

中也廣者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  
又云徑三分圍三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棄之也今者三  
分四厘六毫其圍十分三厘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  
書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圍累九寸之長九九而  
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既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度之  
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據其容與其重必千二  
百黍而後可至於尺法止於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  
二百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權衡則由黃鍾之重施於量則  
由黃鍾之龠施於尺則由黃鍾之長其實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  
書正文也豈得謂一黍而為尺耶豈得謂尺生量耶又云度言太  
常樂太高黃鍾適當古之中呂不知中呂者果后變之中呂耶開  
元之中呂耶若開元之中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  
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與笛里巷之

所為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是徒知古今樂器之名為異而不知  
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議也就使得其真黍用庶之法制為律呂  
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仲尼也豈真后變開元之云乎書曰律和  
聲方舜之時使變典樂猶用律而后能和聲今律有四厘六毫之  
差以為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  
可得乎君實書又曰近於夢得處連得所賜兩書且云鑄周黼漢  
斛已成欲令光至穎昌就觀周室既衰禮毀樂弛典章亡逸疇人  
流散律度量衡不存乎世咸憂韶護不傳乎人重以暴秦焚滅六  
籍樂之要妙存乎聲音其失之甚易求之甚難自漢以來諸儒取  
諸曾臆以臆度古法牽於文義拘於名數校竹管之短長計黍粒  
之多寡競無形之域訟無證之廷迭相否臧紛然無已雖使后變  
復生不能決矣彼周黼出於攷工記非經見是非固未得而知如  
漢斛者劉歆為王莽為之就使其器尚存亦不足法況景仁復改

其形制恐徒役心費銅炭而已

按古人言律為萬事本度量衡皆由焉律以和聲度以審度量以嘉量衡以權衡度有長短量有大小衡有輕重雖庸愚之人皆能知之至律之於聲其或雅或淫或和或乖則雖賢哲之士不能遽曉蓋四者之中議律為難度或長或短量或小或大衡或輕或重三物皆生民日用不可闕者然以四海九州觀之未有千里而同一度量衡者也以古往今來觀之未有千年而同一度量衡者也蓋隨世立法隨地從宜取其適於用而初無害於事固不必盡同也至律則差之絲忽不能以諧聲聲不諧不足以為樂樂不和不足以致治蓋四者之中制律為尤難是以古人之於律或求之於絲竹伶倫之管京房之準是也或求之於金石編鐘編磬搏鐘簠磬之屬是也雖曰假器物以求之然心之精微口不能授性所解悟

筆不能書假如有人與后夔伶倫並世而生亦且能盡得其叶律和聲之法乎後之儒者病樂之不和議欲更律而更律之法或取之參黍或求之古之度量然參黍之法漢制特以較度量衡所謂黃鍾之長黃鍾之龠黃鍾之重云者特以明三物之與律相表裏耳未嘗專言參黍以為律也至於古之度量則周黼漢斛與魏晉以來尺十有五種相去且千年其流傳至於今者是乎非乎不可得而詳也倘其果為古器則不知造此器之時其與虞朝之同律度量衡周王之攷制度果無纖毫之差乎亦不可得而詳也而方俵俵然於千百載之後搜求古雅之器於荒丘古墓之中而自以為得之蓋亦踈矣蓋律度量衡雖曰相為表裏然至易曉者度量衡也至難知者律也隨時而變易屢易而無害於事者度量衡也

假如古者度短量小衡輕後世度量長量大衡重則當其或短小或輕之時多取之或長或大或重之時少取之而歛散同

此一器何害於事乎周取民之制什一漢取其一定而不易

五秦取其大半蓋病在於重斂不必大其器也

易則善於樂者律也今失其難者而反取則於其易者失其

不可易者而反取則於其屢易者何哉竊以為必欲製律必

如杜夔荀勗阮咸張文收之徒自有宿悟神解如聽牛鐸而

音聽玉磬而知其為閏月所造之類而後可以語此如其不然或專求之於累

黍或專求之於周輔漢斛魏尺之屬母異刻舟而尋劍也李

照胡瑗房庶之說皆以黍求律者也范蜀公力主房庶之說

以為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則太長

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厘六毫則

太短皆以赤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

為黃鍾之長就三分則為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

說為是累千百言大要不過如此愚請得而詰之夫古人之

制律管皆有分寸如十二律管皆徑三分圍九分黃鍾之管

長九寸自大呂以下以次降殺是也然則欲制律必先定分

寸而古今之分寸不可攷矣是以隋書因漢制之說以一黍

為一分則是十黍為一寸分寸既定然後管之徑圍可定管

之徑圍既定然後律之長短可定瑗與照雖有縱橫之異然

以黍定分以黍之分定管之徑圍則一也今庶既盡闢縱橫

之說而欲以是千二百黍亂實之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為

黃鍾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則不知庶之所謂空徑三

分之管既非縱黍之分復非橫黍之分則以何為分乎未有

分寸不先定而可以制律者如庶之所謂分既非縱黍復非

橫黍則必別有一物為度以起分倘別有一物為度以起分

則只須以其三分為徑以九十分其長為黃鍾之管而律本

不因於黍矣何煩實黍於管又何煩於漢書中增益八字以

求合千二百黍之數乎此愚所以未敢以為通論也 律以

竹為管然竹有大小其大者容千二百不能以寸其小者不及千二百黍而盈尺矣故必先以黍為分度之三分為徑然後實以千二百黍則九十分其長為黃鍾之管矣愚雖不能曉鍾律切意古人以黍定律其法如此

徽宗崇寧三年正月方士魏漢津言禹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鍾之律定矣黃鍾定餘律從而生焉又申指之徑圍乃容盛也則度量權衡皆自是出而合矣又曰有大聲有少聲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人道也宜用帝三指為法先鑄九鼎諸鍾均絃裁管為一代樂從之劉炳主樂事建白太少不合儒書請罷太少議而太史公書黃鍾八寸七分琯為中聲奏之因請帝指時指用中

指不用徑圍為容盛之法遂為正聲之律十二中聲之律十二清聲之律四凡二十有八玉尺二金尺一長於王朴尺二寸一分和峴尺一寸八分弱阮逸等尺一寸七分短於鄧保信尺三分弱太府布帛尺四分量大於漢魏而小於隋權衡之制黃鍾所容為十二銖得太府四錢二分又曰十二律統一歲一律統一月一月之律六宮六商六角六徵六羽太少各居其三總十二律宮商角徵羽各七十有二凡三百有六十古者天地四方咸有災變則參酌歲氣運譜以調之故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此謂歲會氣之平也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未至而至為太過至而不至為不及故聖人持五運之政猶權衡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損之不足補之以調鼎則有法以調樂則有術事微則祭本方之鼎而運本均之譜事逆則祭剋制之鼎而運剋制之譜政和末祭京引沈宗堯為太晟府典樂示堯復申漢津太少之議時京子攸提舉大晟府

又奏田爲爲典樂宗堯憤之令樂工斷黃鍾琯二一倍之一半之給  
爲曰此太少律也爲信之以白攸攸因執以爲是遂不用劉炳中聲  
八寸七分琯而止用九寸琯又爲一律長尺有八寸曰大聲一律長  
四寸有半曰少聲乃有三黃鍾律云

